國朝寶鑑卷之十

世祖朝一

世祖承天體道烈文英武至德隆功聖神明睿

欽肅仁孝大王

諱　字　永樂丁酉九月二十九日丙子誕降于本宮在位十三年成化戊子九月八日甲子昇遐壽五十二葬光陵在楊州

上世宗第二子初封晉平大君後改咸平又改晉陽又改首陽孝友恭儉英明絶倫五歲誦孝經及長博通書史尤好讀性理書凡

曆數音律醫卜技藝皆盡其妙嫺於射御常
以弓矢自隨 世宗器愛異於諸大君軍國
大事委令參決嘗馳下峻坂馬蹶墜岸下鞍
馬俱碎 上飛身登岸無所傷老武人泣曰
不圖復見 太祖神武也廣平大君璵觀
上之射問曰弓不良矢何疾也 上曰善書
者不擇筆善教者不擇人君子行仁不擇地
志士行義不擇時 昭憲后喪 上哀毁踰
制 文宗手書戒之曰居喪以經情為法則
曾子必不勝喪今首陽多病其省之嘗受

文宗命定陣法鄭麟趾疑連陣合陣非古之
法 上曰諸葛亮之八陣是連陣法也李靖
之合隊是合陣法也 端宗即位以 上屬
尊位輔弼裁斷庶務及策靖難勳朝野益倚
重焉乙亥閏六月 端宗以國事多艱下禪
位教 上涕泣固辭 端宗親奉大寶以授
于 上教書曰予小子遭家不造幼冲嗣服
深居宮掖之中內外庶務蒙未有知致兇徒
煽亂國家多故叔父首陽大君御諱奮發忠義
左右我躬克清羣兇弘濟艱難然兇徒未殄

變故相仍屬玆大亂非予寡躬所能鎭定宗廟社稷之責實在我叔父叔父 先王介弟以德以望有大勳勞於國家天命人心之所歸也玆釋重負以畀我叔父嗚呼宗親文武百官大小臣僚其匡輔我叔父以對揚 祖宗之休命金禮蒙撰也於是 上具冕服即位于勤政殿尊 端宗爲上王受百官賀頒教大赦 上進箋謝于 上王與讓寧大君禔等迭進爵爲歡越十日甲子 上自邸入御于景福宮 上王自景福宮移御于昌德

宮命以每月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親問起
居于 上王有故則次日乃進○領議政鄭
麟趾請置錦城大君瑜於法 上曰瑜之發
配欲使知戒卿等勿復言初瑜從 上受易
最被眷愛至是數與武士托射會宴飲於私
第故大臣疑之論竄嶺外而 上猶手書通
問賚遺絡繹○上問都承旨申叔舟曰經筵
入主與儒臣講道義論政治者也予欲日御
經筵只令承旨集賢殿史官各一人入叅可
乎宋元節要通鑑綱目大學衍義皆切於治

道當以何者爲先乎人君接見大臣之時固
多至於微官無由得見予欲復輪對之法而
但恐有讒愬者後世人主或信之故欲令四
人進對當以何品以上進對亦可使武班先
之乎叔舟對曰三書皆不可廢然近代專嘗
先也輪對之時四人並入則或有支離之弊
人不得盡其所懷只令二人及史官進對而
必文武相間且依 文宗故事六品以上進
對則庶乎其可也 上從之○禮曹啓請宗
廟文昭殿之 文宗室祝文稱嗣王臣顯陵

則稱嗣王昭陵則稱國王如其言○命凡經
筵集賢殿二員進講諫官亦入參其集賢官
供給使政院點檢勿踈虞○命集賢殿校理
韓繼禧等註貞觀政要 上嘗受 上王命
註政要未畢故有是命○飭中外享祀奠物
務盡蠲潔祭器悉令改作○上親享宗廟告
即位還御殿受賀除山棚歌謠設飲福宴于
慶會樓時久旱而雨 上喜甚命申叔舟以
創業守成之難易為文以進在坐者及集賢
殿館閣儒臣皆令製詩復賜堂上官以下諸

執事飲福宴于禮曹○集賢殿直提學梁誠之上疏言人君享國之長在得民心周之固結人心漢之休息生民是已愛民之道無他不過輕徭薄賦省刑三者而已後世田政紊而爲私田兵制廢而爲私兵 世宗時元典續典又有謄錄皆良法也然田制儀註未成一定之制兵制貢法多爲權宜之政乞命大臣更加商確以爲萬世之法焉 上嘉納○諭諸道觀察使凡不急之務一切停罷以便於民○教曰予以眇末承 上王付畀之重

托一國臣民之上闇於為理明有所不燭智
有所不周宜博採衆言以補不逮其令中外
文武百僚下至民庶於寡人闕遺生民弊瘼
時政得失法度臧否凡可以有補新政者各
實封上聞毋拘忌諱毋嫌切直盡陳無隱以
副予願治之心言有可採予則嘉納雖或不
中亦不加罪惟爾政府體予至懷曉諭中外
○黄海慶尚道有百六七歲老人命賜衣食
○秋七月冊 樂浪府夫人尹氏為王妃元
子為王世子東宮舊無鹵簿至是始命參酌

世宗朝東宮參決庶務時例置儀仗復命講書時書筵官二員臺諫一員入參○工曹請造中宮酒房金盞　上曰其以磁代之尚衣院請造東宮銀硯爐　上曰後世子孫生長宮中易至侈肆豈宜復以奢導之昔唐宗作銅硯爐以天下之富尚如此況其他乎○諭平安道觀察使奇虔曰沿江鎮民每春夏布野秋冬入保未得恒居一處緣蒭茭土宇禦寒之備虛疎農牛戰馬多至羸斃卿其曲盡布置及草未枯多收委積沍寒前堅築土宇

務要人物不至於饑凍損傷○命宗廟社稷
諸陵大享忌辰齋戒停視事○八月命鞫禮
曹參判河緯地既而釋之　上教曰三公不
親細務六卿分職以治古制也仍命六曹公
事自今其啓緯地諫曰三公論道經邦故六
卿雖分其職冢宰實兼治之周制然也　上
怒曰緯地阿附大臣欲以國家庶務悉委之
政府乎其令王府鞫之尋復教曰此人素有
正直之名予欲聞過失也命復就職使承旨
諭之曰毋以今日之故不言予過失也○日

本五島守久守源勝肥前州丹後太守源盛各遣使入貢自是日本諸州歲貢不絶○親祭社稷設飲福宴于思政殿○命梁誠之撰地誌地圖○策佐翼功臣韓明澮申叔舟等賜鐵券施賞有差 上教曰頃當否運宗社不振蒙天之力靖國大難致世清平 上王以予有微功委之輔政兼任將相功高權重爲世所忌姦臣餘黨潛懷戴復之計禍將不測桂陽君璔鈴川尉尹師路申叔舟權擥韓明澮政府六曹共相佐翼勸我除凶不然則

宗社安危未可知也得有今日誰之力也惟
爾政府速舉策勳之典於是策勳同盟 上
幸昌德宮謁 上王宴諸功臣兵曹判書李
季甸諫 上過飲 上執其手曰愛我也命
季甸起舞○琉球使臣倭僧道安上其國王
尚泰久書契獻花錫蘇木願得藏經許之○
申明種桑之法從戶曹請也大戶三百株中戶二百株小戶一百株殘戶五十株剪伐者罪之○遣兵曹郎於諸道檢覈
軍政○九月親祭于獻英二陵○上幸學率
百官學生親酌獻于先聖退御明倫堂命講

書官兼司成金鉤集賢殿副提學金禮蒙等
講河圖洛書究陰陽理數生成變合之妙鉤
即　上潛邸時宗學博士深加禮待○命諸
道要害地設鎭置將管轄諸邑分為中左右
翼京則闕內各司諸員皂隷隷之兵曹輪回
習陣點閱衣甲○飭諸道監司刺舉守令之
營私行賂枉刑傷民者○冬十月命校書館
印所藏王羲之趙孟頫書法送于成均館令
學生作為楷範○女真萬戶好時乃等入貢
丙子元年春正月　上詣昌德宮進豐呈宴于

上王御忠順堂命內禁衛兼司僕射帿謂承
旨李徽曰予昔在軍門內外如一今深居九
重只與宦寺居耳目多有所蔽自今宗親一
人及兼司僕兵曹官吏輪番直宿於是軍士
直宿於思政殿行廊兵曹堂上都鎭撫直宿
於勤政殿東廊○上語承旨等曰中宮欲以
四民圖代歲畫貼殿壁予以為不可中宮曰
食出於此衣出於此貼而見之不亦可乎遂
貼之承旨等對曰農桑王政之本而國母留
意實生民之福也○停春等講武以前歲歉

荒也○上御思政殿行常參設酌直提學梁
誠之言 殿下優禮大臣每設酌相歡眞盛
事也然臣恐聖體過飮生疾 上悅命加誠
之爵一級○觀察使柳規有微失臺臣拷訊
其禮房吏 上謂分司憲執義姜晋曰觀察
使統察一方有小失尙不宜輕劾今替治其
吏是豈予分遣本意乎勿復爾也○命隆冬
盛暑外日御經筵謂筵臣曰經筵所以接賢
士大夫講論治道非但爲講讀而已近日經
筵官無有進言者得無懼予而然乎言雖不

中子不加罪也○教曰上林苑奴婢非不貪
田園非不廣官吏慢不致意凡薦新進上之
果皆取民間其弊不些期以五年種樹培養
則可得成長結實但其未及成長之時薦新
及使客支待等不得已之事不得不取于民
間者進上則自奉一已不必取民間也○奏
聞使中叔舟等准請復命 上下床而見之
賜酒曰昔與卿同行萬里又再同盟今克成
大事喜可知也賜廐馬○命內苑桑株分授
諸司栽植於墻下及田畔其不用心培養以

致枯槁者罪之○二月 上御勤政殿親策
多士曰予以否德丕承基緒惟不克負荷是
懼夙夜勵精欲臻至治必廣諮訪姑舉其政
之大者言之賢才所當廣求而盡用疎遠之
臣遺逸之材豈能盡識故令大臣薦之銓曹
擬之又有保舉之法而賢愚尚混豈求賢之
路未廣歟何以則賢能畢進而野無遺才耶
官在得人不在員多昔以天下人才之衆只
置員七百三十況以一國而官冗可乎使冗
員皆汰則擇材亦精矣汰之則何者當汰歟

城郭所以設險守國今沿邊郡縣修築粗完
而內地則力未及焉何以則城堡必修而民
不至困斃此三者子大夫素所講明而新政
之所願聞其悉陳無隱仍幸慕華舘試武士
○三月設耆老諸臣宴于普濟院賜酒樂
上復謂承旨朴元亨曰耆舊大臣餘生無幾
令當宴會宜別有所賜遂賜司僕獵獸使元
亨往諭耆老會遣承旨始此○領議政鄭麟
趾以強盜充斥請令義禁府漢城府刑曹及
外方守令倣古鉆筩之法許人匿名投告且

請強竊當死者勿令三覆隨即處死 上曰投告之門一開則挾怨懷詐陰搆禍亂者接跡而起決不可行也且三覆之法所以求生道也待時之法所以順天時也皆先王成憲美意唐時必令五覆本朝降為三覆而初覆則常致謹慎再三則漸至忽略況不念愛禮存羊之意輕減其數乎○梁誠之奏曰自科舉初場講經之後舉子輩多留意經學集賢殿三館儒臣亦宜以此勸課也 上曰專治一書則學問未博予於 世宗朝受命輯諸

經史多所涉獵至如律呂風水之書亦無不講求然此等書固不可使講讀也若易之為書至精至微上下二經固可以易治圖說繫辭尤精邃難解此書既明則所謂觀於海者難為水羣書可不治而自明也其勸課之方令集賢殿議啓○賜文武及第任元濬魚有沼等恩榮宴于議政府命都承旨朴元亨宣醞○梁誠之䟽陳治謨諸條郊天享帝也以漢城為上京開城為中京慶州為東京全州為南京平壤為西京咸興為北京也以三角

山爲中嶽金剛山爲東嶽九月山爲西嶽智
異山爲南嶽長白山爲北嶽其外岳鎭海瀆
名山大川改定祀典也本朝樂之外復設日
本女真樂賁餙太平也行冠禮以復先王之
制也定上下服色以齊國俗也禁女服長衣
以別男女之制也我東前代君臣合祭於東
郊也前朝陵墓置守護蠲徭禁樵也雙冀
崔沖李齊賢鄭夢周權近等配享聖廟也倣
唐制立武成王廟也前朝文益漸始得綿種
崔茂宣始學火砲並立祠鄉貫錄其後也文

科經書外講左史通鑑宋元節要三國高麗
等史也遣子弟入學中國也罷其人分差之
法以諸司外方奴子代之也罷外方分臺之
法專委觀察使考劾也各鎮置縣尉專意治
兵也依前朝左右前後輔例楊州為後輔水
原為前輔廣州為左輔原平為右輔以壯京
師也諸道州郡所置翼鎮非要害則可減可
存并量宜處之也 上嘉納○選年少文臣
及衣冠子弟肄習漢語從禮曹之啓也○上
御慶會樓觀射令集賢官講四書五經謂宗

親提調鄭昌孫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走獸凡人猶能事其職食其力而若宗親則生長富貴不識此理卿既爲宗親提調當常諭之又謂集賢官曰實學根本也國家以詞章切於用故不得已以是取人其自爲之道則捨實學不可也自今宜隨所欲取四書五經中各讀一書予當以時親試講

○夏四月書筵官以蠶室設於東宮會講日地隘不便請移之　上曰蠶桑重事故置諸近地且禮有夫人蠶繅之文本欲中宮與世

子嬪親見女功也○頒誥命冕服詔使尹鳳
等至 上迎于慕華館還御勤政門教曰予
以否德叨承重托夙夜祗懼罔敢或遑迺於
景泰七年四月二十日欽蒙 皇帝陛下遣
使特賜誥命冕服及王妃誥命冠服屬茲大
慶宜廣異恩於戲自天有命優荷寵賚之光
舉國咸休用布寬大之典明日 上與 上
王幸太平館宴明使○五月旱禱于名山大
川及祀典外諸神驗處理冤獄恤窮乏掩骼
胔修溝壑淨阡陌○教曰人於五倫父子爲

重今有父母老而徙兩界者一離故鄉終不
得養其父母其哀憫至矣國家已有親老侍
丁之法獨於徙邊者而不恤可乎以故徙邊
之人父母年過七十者許令歸養然以獨身
歸養則妻子無依挈家歸養則終養之後哀
慼如前何如而可乎且此非古典乃 世宗
一時權宜之法也有親老者歸養之後欲勿
復徙邊其令政府議啓○諭八道觀察使曰
大抵農事須以時播種若失鋤治則終為無
用雖欲鋤治食不贍則人未力役鄕體予意

鰥寡孤獨不堪耘田者寬徭役給口糧勿使
失時且兩麥最切於農食諸邑要取償納每
於未刈之前知數置簿民未擅食甚爲無謂
卿勿執古隨時處宜曲盡布置副予至意○
命自今京中則月季外方則節季錄用刑之
數以聞○六月集賢殿學士成三問朴彭年
河緯地李塏柳誠源前節制使俞應孚等謀
復 上王事覺論死或言梁誠之有懼色疑
有陰事 上曰此時何人不懼誠之從我久
必無是事遂令具致寬召誠之慰諭誠之感

泣姜希顔李季甸等亦詞連司諫權技等請鞫之 上曰情狀未著吹毛求疵則有損於大體也不聽仍命罷集賢殿其所藏書籍令藝文館掌之○諭三南觀察使節制使處置使曰近者昇平水陸將帥不勤鍊兵戍禦之具全不介意若一朝有鼠竊則何能臨危制變乎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予將遣巡察以觀能否卿其益勵忠誠毋損國家威靈○雷震建春門下教責躬求言○命北邊烟臺候人訪問論賞○秋七月更定歷

代始祖位版曰朝鮮始祖檀君之位曰後朝鮮始祖箕子之位曰高句麗始祖東明王之位皆加之位二字○領議政鄭麟趾上䟽曰秦燔詩書聖道不明有宋諸儒發揮經籍聖人之道如日中天我朝勃興崇尙經史動師聖賢家法甚善 殿下亦無書不讀貫穿古今優優之政皡皡之治已著觀聽夫豈偶然哉然一心操捨之幾甚可畏也願 殿下日覽經史事事切已發號施令必質諸經史則民安物阜和氣自臻災變可弭矣臣雖不言

時務然經史所載皆時務也　上手書答曰予雖因一時之弊革罷集賢殿予常覽者經史常思者民事常敬者天地神明但德有不逮才有不能智有不周以此常懷憂惱耳卿言與予深契敬服敬服○上觀稼于衍禧宮至慕華館閱兵設小酌還宮賜軍士酒○命今後出使復命者及守令萬戶察訪因事來京者並引見以為例○命賜七十以上老人宴篤疾廢疾人亦令所在饋餉○教曰獄囚三限之法雖累申明官吏視為文具或因事

故或托辭證不明牽連歲月且有情理曖昧終涉疑獄而拘於文法未即決遣令諸道觀察使遣首領官于諸邑辨理滯囚其曖昧寃枉者及笞以下囚人並皆放免具辭以聞○免慶州等十餘邑今年田租之半貢賦雜徭一皆蠲免以失農也○遣左承旨韓明澮宣慰明使于瑞興義州兼付事目廉問民間弊瘼 上諭之曰卿與予同心同德一體之人故特命卿按察卿之耳目即予之耳目也仍賜貂裘一領(事目 一守令貪污 一賦役不均 一多收稅糧斛面 一違法濫刑)

一獄因淹滯一軍民情願一可革積年巨弊一元惡品官鄉吏一驛路弊瘼一昌嶺棘城防垣築城便否一武才卓異人一無名徵斂一防戍歷踐○右議政李思哲上疏言爲治之道不越乎遵守舊章而已世宗大王以高世之見絶倫之智凡所施爲動遵古典憲章法度昭如日星實我朝鮮億萬世之典則也乾健不息每御便殿受常參仍行視事講論治道誠萬世子孫之懿範也伏望一遵 世宗故事或每日或間日視事上御書溫批明日即視事○上御思政殿謂史官金利用曰予之失史官亦言之對曰規

諫非小臣之任也 上顧承旨曹錫文曰其
言何如錫文對曰上自公卿下至百執事人
君之失皆可得以言也 上曰然史官失言
矣仍命罰以酒曰予之得失萬目所見不可
諱也史官當從實詳記今後講武史官必備
二員應一員有故而未及詳記也承旨等亦
須記之然我國紀事之文不及中國但求不
爽實而已工拙不必論也○九月命典醫監
惠民局濟生院造賣救急之藥俾民不夭札
○諭咸吉道都節制使楊汀曰予新即位野

人爭欲來朝拒之則沮其投化盡送則驛路
有弊卿可權輕重擇其酋長約其儀從以送
○上謂鄭麟趾等曰進賢退不肖相之職也
卿其得賢良如申叔舟者薦之也仍論人才
之難得曰德勝才者固鮮才勝德者非徒不
可用用之則反有害矣又論創業易守成難
曰守成之君生長富貴逸豫怠惰不務憂勤
惕勵也後世人主不可不知○冬十月設養
老宴於大明殿耆老共二百二十人命前郎
將金自海進酒謂羣臣曰自海前朝人也令

乃在此詩曰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是也極歡
而罷○命明使宴享外申禁油蜜果○召承
旨等視事設酌命注書鄭垠此後侍宴侍食
雖不命皆入參謂曰所貴乎儒者以其知治
國平天下之道也如欲平治捨儒而何若等
一有驕心見武官之秩高者曰汝雖班在我
上安能如我寵榮乎則甚不可也近日集賢
殿儒士頗有驕心乎命革之似若過焉亦矯
枉過直之意也爾其戒哉○教戶曹曰上之
奉養過厚故下之供億難支於是不能治生

相率爲盜彼盜者破産困窮亦未免作盜是
上之人驅民爲賊也厚奉之弊至於無民可
不重耶予自卽位以來務崇儉約設詳定所
磨勘用度有司以爲屬上之事不可過約大
臣供億亦不可輕減是大不然推其義於予
當用斛飯瓮酒耳戶曹速與詳定所同議自
闕內至諸邑一應經費無遺定式使吾民因
稅貢賦軍役外一無所與專治生業○十一
月諭八道觀察使曰我國地小官多民受其
瘼予於京畿幷合數郡吏惡而民樂之予欲

從民之情幷合小邑卿知此意可幷之邑可割之地悉商度以聞【事目】一本邑與應幷合之地考其居民官穀出納及詞訟往來道里遠近一幷合之後使客往來四隣州郡道里遙遠必經宿之地支供有弊與否幷審度一幷合不必兩邑或三邑或四邑可幷爲一如此則土地均齊自無犬牙相入然不得已合屬他郡之地幷審一本邑與幷合之邑人吏官奴婢民戶之數山川區域幷考○諭八道軍民等曰予爲汝等父母常憫汝等困於官吏侵虐如一應差役免富強侵貧弱如進上貢物例科之物倍數分定濫用贏餘如擅自聚民營造作弊如以一時之怒枷杻滯獄或至損命因家僮動經旬月蕩

盡産業如稱爲叉同（或給雜物布貨而取息俗皆謂之叉同）使酷吏四送村落一切徵歛如連結商賈防納貢物如廣占屯田役民耕穫如潛招匠人多造器玩互贈隣邑如浚民膏澤公行賄賂如視官物若已有及遞無餘新官又督民營辦如支待使客徵歛於民雞菓蔬菜以至瓢瞿之微如要譽使客不慮民弊至以紬綃米豆稱爲宴幣私贈帶妓如猾吏弄法恣行侵漁不能禁制此等之事皆汝等所固也今下令貢稅常徭受敎行移之外擾民之事一切禁

斷汝等知此專意兵農事父母育妻子安心生業禦敵閱兵等事汝所不避宜各自以爲任若有守令侵暴事則可直來告予仍命觀察使鏤榜邑門使愚夫愚婦無不周知○十二月夜甚寒命兵曹量給草芚於諸門直宿軍士

丁丑 二年春正月朔 上御勤政殿受朝賀○始親祀圓丘初東方自檀君感生祭天以報本 祭天壇在江華摩尼山 而新羅高勾麗百濟以及高麗皆因襲祭天我 太祖定都漢陽倣前朝

制度築圓丘於南郊祀天禱雨　太宗初即
位以正月上辛祈穀于圓丘尋因政府言以
爲非天子不得祭天遂罷圓丘之祀會天久
旱不雨有言秦在西故只祭白帝我國在東
亦宜祭青帝也藝文提學卞季良亦言諸侯
而祭天者魯杞宋是也吾東方檀君自天而
降非天子分封之地故　高皇帝亦知我國
之祭天而許以儀從本俗法守舊章蓋謂海
外之國始受命於天也　太宗從其言復祀
圓丘以及　世宗初年猶禱雨於圓丘然議

者終以爲不便罷不舉者有年至是 上深納梁誠之䟽中郊天享帝之語決意祀圜丘命有司撰具儀註時日倣中朝用正月十五日 上齋戒具冕服詣壇行祀如儀 圓丘壇周六丈三尺高五尺十有二陛三壝每壝二十五步周垣四門燎壇在神壇南廣一丈高一丈二尺戶房六尺開上南出○雅樂樂章迎神惟皇昊天臨下有赫敢用菲儀以御來格○奠王幣嘉玉既陳制幣亦潔肇陳明禋對越肅肅○進俎有踐籩豆苾芬黍稷既薦大羹騂牡孔碩○初獻清酤既載樂具入奏酌彼康爵以妥以侑○亞獻我將我享黃流瀰瀰上帝既歆不遐伊邇○終獻威儀棣棣祀事孔明洋洋如在享于克誠○徹籩豆既戒既飭式禮莫違宗祝駿奔廢徹不遲○送神維天界矜既右享之庶幾夙夜永保天威○望燎

百禮既洽享祀不忒萬有千歲景命有僕○自迎神至望燎依大明集禮以夾鍾宮奏之

禮畢還宮受百官賀賜諸道大酺三日明日

行君臣同宴禮饌品倣中朝會禮務從簡略

司藝金守溫撰進祀天後君臣同宴樂章曰天眷大東聖神誕作德冠百王功加一國有

嚴圓丘上帝臨赫肇舉殷禮神人闓懌式燕于朝需雲霈澤載賡明良受天福祿○

領議政鄭麟趾等請上尊號曰承天體道烈

文英武行會禮宴於勤政殿又賜耆老宰樞

宴○中殿宴諸功臣之母○定宗臣封爵之

制以顯祿與祿以下爲階○視學策士○以

禁令太多民間騷擾命禁條五十件外幷除

之○上幸舊邸召扈從宗宰置酒曰此吾豐
沛也昔漢高云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
歌大風而樂之卿等亦我沛中父老極歡而
罷○上覽重試居魁人李永垠對策甚奇偉
召語之曰昔唐太宗不喜得遼東而喜得薛
仁貴予於汝亦云○三月命自今常參時陳
形名於前以為例（小交龍旗一纛一令五備旗五大角一小角一指揮旗一皆忠義衛奉持角則吹螺赤）○上謂戶曹判書朴元亨
曰古人云勞於求賢逸於任人今以卿為遠
接使以迎明使予則無事矣兵事則予自都

統府時已嘗留心若戶曹事不暇及卿其勉
之○命功臣子孫三廟外别為一室以奉其
祀從禮曹之請也○夏五月教禮兵曹曰予
欲振文風武氣作育人才預植國家之根本
儒生三通易圖說者武士彎弓百三十斤者
方許赴試不必備額隨才多少試取○教戶
曹曰義倉之設本欲賑貧乏今聞京居富强
者或暗請執吏賑貸之際率先多得以為酒
肉之資甚者用為貨殖貧乏者無所依托終
至飢餓有違義倉本意自今敢有如此者其

執吏及官員並以制書有違律論去年失農
京外穀貴飢民丐乞者多外方則已令諸邑
列置賑濟場京中宜分送東西活人院但慮
貧民惡與病人雜處可於普濟弘濟利泰院
三處別置賑濟場差人監場又令五部官吏
輪日往來檢覈違者科罪○諭義州牧使李
菌曰本州一國初面巨鎭近來凋弊予欲使
之阜盛未得其策今聞卿興利除害庶務修
擧一新部內予甚嘉悅卿其益勵不怠以副
予意○命吏曹罷冗官百餘員○始立注書

記注之法○教曰予卽位以後言官不得盡言一則以予備嘗艱厄民之疾苦言之不介意一則以予好佛言之必怒一則小事言之必曰瑣瑣一則以予有嚴威言之恐罪以此進退商量不能展職予知其弊久矣予方經綸敢不念 祖宗故事言官宜知無不言專以體君安民爲慮以致隆平○領議政鄭麟趾上疏乞骸骨 上以御札答曰予方倚卿以待豐亨豈敢勞之宜念艱屯卧以治事○秋九月慶尚道觀察使進嘉禾三穗二穗却

之○教曰成均館養育人才然雖有才教不勤則不成雖有人試不預則難用故激勵數試以登庸之此其大旨也予承大亂之後庶務紛糾未暇興學育才然而學官無一人陳者甚非國家建學委任之意今後每月季錄書生所讀書以聞予將親講焉又以諸生難得書籍命梁誠之錄藝文館所藏書籍以次刊行○冬十月教曰苑囿非人君遊樂之所也供祭祀講武事而已今講武場延袤廣遠無益於國而禽獸又從而害苗其遣官審度

定其界限自餘聽民耕獵○先是 文宗命
上撰兵要一書簡帙浩多至是 上慮不學
武臣難於遍閱遂就原本務加精約使武臣
輩居常熟讀○諭諸道節制使曰國之大事
軍政而已軍政之要在節制教閱整器械固
城郭故今置巨鎮於諸要害處各統若干州
郡其鎮將又統於都節制使卿身受方略司
一方生靈之命卿宜益勵心力期顯成績思
永流芳所宜節目條于後○十二月命禮曹
參判李純之副正金石梯議定日月交食推

步之法○冊 海陽大君爲王世子司諫院
上䟽曰古聖王之教世子也立太傅少傅太
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
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逐去邪人不使見
惡行是以教諭而德成福被生民功流後世
竊見我世子光踐承華禮成嘉聘春秋亦少
長矣宜日近保傅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
正人然後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中道若性
也今宮僚一日一接讀説遂退豈嘗從容啓
迪陳説是非使優遊自得哉一傅衆咻求其

齋而不可得顧自今賓客逐日進讀朝晝夕講臺諫入侍師傅會講而凡諸宮僚遴選端良敦重之士久於其職勿輒遷易庶幾元良德義日益成就國本永固萬世無疆之休也上嘉其言命書舊例以入○命王世子行入學禮謁先聖退詣博士行束脩講經

國朝寶鑑卷之十一

世祖朝二

戊寅三年春正月國朝寶鑑成先是 世宗命權踶鄭麟趾等撰 太祖太宗兩朝寶鑑未及就前年春 上命集賢殿大提學申叔舟權擥等設修撰廳輯 太祖太宗世宗文宗四朝治法政謨為書七篇凡一朞乃成叔舟等具箋以進 上覽而善之賜叔舟等鞍具馬郞廳韓繼禧等三人並加資復錫宴以寵之○新鑄大鐘閣懸于街上以為晨昏之節

○教曰今諸將雖有豪邁之資射御之能不學兵法則是特敵一人之勇耳使讀兵要予欲時時親講俾知用兵決勝之策○閏二月六典詳定官等進所撰書　上親加裁正○上視學○三月遣吏曹正郎安迢于京畿諸邑察勸農役民修提堰等事○立醫學考講法以申叔舟爲醫學都提調教曰業貴精不貴多古之儒者各專一經況醫術人命所關尤不可不精今醫員方書浩繁不得精熟臨症投藥莫知其要與其多而不精莫若分門

專業且醫書非博古精敏者未易通曉並選
文官兼習可也於是禮曹條具節目以進且
言 世宗朝所撰醫方類聚備載諸方然卷
帙浩穰猝難刊行姑以簡要方書分門講習
從之○上行常參謂申叔舟曰傷和氣召水
旱實由於刑戮近因弭盜無方特令初再犯
十貫以上並處絞然律外之典行之未安其
自今並依舊律施行又問叔舟以楮貨便否
叔舟對曰楮貨無用故民皆不利每稱古者
用布之時然不可輕廢自今兼用楮布便也

上命戶曹議啓○擇軍士能彎弓百二十斤
者名曰挽強隊以爲侍衛於行幸時從兵曹
之啓也○夏四月諭諸道觀察使曰戶籍不
明軍丁多漏待豐年則成籍無時置都會則
贏糧往來有弊奸吏夤緣增減卿其巡行諸
邑面諭守令凡二十歲以上錄籍以啓勿致
騷擾予將親覽考其能否仍命兵曹漢城府
悉刷京中閑良○復行戶牌法○上謂左贊
成申叔舟等曰戶籍不明何以則盡知戶口
之數叔舟對曰欲明戶籍當復行戶牌之法

上然之令承政院具事目以啓乃下教曰標信皆圓則戶牌宜方且欲令百官先佩以示諸民自今大小臣民皆佩戶牌○幸西郊觀新水田防川○諭平安道觀察使節制使曰李滿住童倉等野人遠來叩關不可遏其來附之誠非徒李滿住童倉其他亦然略其儀從厚待上送野人一以仰中朝一以仰我國彼既不廢事大之禮我當示以字小之意御其知急○教曰為國之道厚倫成俗而已咨政府其議與化礪俗之方以褒孝烈選教官

等十餘條具啓○復成均館四部學堂儒生
額廩初養士原額爲二百人間因歲歉有司
奏減一百四部學堂廩食亦皆權罷至是大
司成李承召因輪對力請復舊許之○五月
右司諫徐居正等上疏曰天心仁愛人君以
水旱災異譴告之人主戒懼敬謹則禍消福
降怠忽簡易則災咎必降我國家近年以來
雨暘不時年穀不登今年之旱又甚於前年
水田不苗赤地千里言之至此不覺流涕宋
仁宗時京師大旱諫官王素乞親行禱雨曰

陛下禱必以誠不誠不可動天明日仁宗親禱太乙宮雷雨大至顧 殿下命禮官講求祀典親行禱雨如前代故事且荒政所先經費為重今六典等修撰非朝夕急務幷皆停罷焉 上答曰予其更謹天戒益務省察不煩卿等之憂遂親行太一祈雨醮禮于昭格殿夜半雨○三道賑恤使韓明澮啓言近因凶歉所儲義倉之穀太半未收每當春節無以賑民軍需亦減而民間積年所儲其數甚多幷收其息必不能償昔常平之法李悝行

之於魏耿壽昌行之於漢皆有成效民蒙其利令依常平倉例當春夏穀貴時增價以買布秋冬穀賤時減價以換米則官無督徵義倉歲增利國便民實為長策請令諸道觀察使姑試一二邑從之○命以古鍾城為體察使行營常時則留鎭鏡城防禦則巡住行營與諸將表裏分據相為聲援從咸吉道都體察使朴元亨之言也○上觀稼于西郊饋農人酒肉○六月飭京外罪囚毋得淹滯以致損命○上謂都承旨曹錫文等曰人君常自

儉約然後百姓可以富足今後祭享外御供
飯米毋得用細粳率用中米可也錫文對曰
中米至麤不宜供進　上曰然則用次粳○
兩西螟設祭捕之○命議政府擧文武堪爲
將帥者三人○京畿觀察使以臨津縣監河
如德不治啓罷之亡何　上因邑民狀告審
知其善治卽甄用如德憲府言後必有違道
干譽之人誘民狀告也　上曰如卿等之言
則必使人主拘於觀察使之權制於司憲府
之說一無所措托權於下然後朝廷尊而國

家安其可乎○命禁閭巷間托以招魂邀僧徒設餅果羅幢幡于街上犯者并罪僧徒及家長從憲府之啓也○教曰祭以誠潔爲貴不在繁華今以我國不產之物費用無極至於傷民豈 祖宗之意耶仍命除文昭殿及諸陵祭花草所入朱紅○秋八月 上行常參右司諫徐居正奏曰 殿下即位之初勵精圖治每受朝啓以求直言其後寢不如初一月之內朝啓之日或有或無而數觀射於後苑願 殿下愼終如始 上曰予所與觀

射非寺人之徒皆宗宰大臣故以爲無害於義然所陳是矣甚喜言路之開也○上幸箭串坪大閱將士分左右廂肄習陣法使承旨賫法醞慰諭將士○易學啓蒙補解成命刊印頒賜于諸文臣及成均館儒生先是 上在潛邸以禮樂兵陣醫卜之理皆本於先天易而先天易之門逕又具於啓蒙但其語意微奧類非凡學所可領悟於是親爲要解剖析精密至是命諸儒臣復撰補解刊印廣布親爲序以弁其卷曰予窮世法遍試能事精

莫與精道莫與京者易也一理甚眞兩儀分
殊變化不窮常然大用返心照觀無有二極
遠超闇思該括動靜是故正性天得爲命人
主出治之本百物托命之門四聖流敎尊賢
佑化自有書籍未嘗倖此予在潛邸偶因問
易者略著要解然只欲諭子弟而已到今方
務育才唯在心上精功乃得開豁聰智玆用
命諸儒臣添作補解旣成廣布庶使學者得
免墻壁焉○九月命金鈞等以諺文註初學
字會○製發兵符分送于各道觀察使節制

使○命各司官吏考滿者稽其所掌諸事一
無錯誤然後遷轉決訟官吏亦稽決訟多少
遷轉從吏曹之啓也○敎兵曹曰驛路者國
家大脉也而朝廷忽之有司慢之令作數條
期令必行惟爾兵曹其速奉行無踵前轍每
節季考諸驛殘盛黜陟察訪○上親撰訓辭
十章賜世子謂承旨李克堪曰古之賢君作
訓戒遺子孫予雖無識亦有父道乃述所懷
以賜世子大略而已卿自初受任敎世子宜
知此意與諸傳詳著訓辭爲終身佩持之物

○諭京畿觀察使金連枝曰予聞嶺南習俗
勤儉治水田必秋冬耕之春又耕之或糞以
牛馬矢除草者爲上農京畿則一度耕二度
耘何暇糞田以助地力乎習俗好尚不同卿
其因民勤惰盡心勸諭○冬十一月教諸道
守令曰天生烝民立以司牧天不能自爲必
借之人君人君不親督庶務必委之百官然
則人主與百官均是代天理物君不恤民事
天必降之殃禍若所爲合於天心則歲豐民
和康強壽考子孫逢吉守令亦如是焉若體

予意愛民如子刑罰無濫淸白勤儉則現有
超賞先家及孫名垂後世若貪刻苛怠貽弊
於民則即受刑戮身死家亡爲世罪人夫十
目所視其能掩乎予以好生之德思濟一國
近放遣笞以下罪囚猶慮杖以上罪囚亦或
有曖昧冤枉者嚴冬繫閉非命殞殁天心必
舒汝等體予至懷急錄可放罪囚以聞〇十
二月天甚寒 上慮鑿氷軍民之凍死遣禮
曹正郎尹孝孫等于江上賫酒饋之遣內醫
賜藥物又以酒肉饋禁府典獄之囚繫者〇

罷兼判吏兵曹事○諭咸吉道觀察使咸禹治曰本道興王之地從仕者少可當東西班人訪問選揀其祖系職姓名具錄以啓

己卯 四年春正月書雲觀不啓月食 上問故對曰 世宗朝敎以月食未滿分則勿啓故不敢也 上曰自今雖未滿分亦啓○右正字許琮上疏言日月食曆家之定數然列之灾異者蓋人君所當則者天也所當畏者天也不可以常數而忽之也 殿下所以答天譴不過曰法 祖宗斥異端絶遊畋御經筵

而開言路爲之先言路開則四者可行國家
可安 上御書賜批命加琮一資○上觀獵
于豐壤城山名宗寧野人等設酌仍幸離宮
御朝啓廳謂左右曰 太宗居此宮時世
宗受朝啓之處也遺跡宛然不勝感愴予亦
重修春秋講武舍于此矣○命徐岡撰蠶書
註解○上召見輪對官語之曰予常患未能
日接百官盖大臣每於常參朝啓接之小臣
秩卑未得人人而接之然今日小臣將爲後
日大臣者也臣之於君易致怯縮未能悉展

素蘊爾等肆志舒體悉陳無隱予當採納言雖不中亦不之罪古人有言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又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故犯之人不得不懲至於小過固當宥之爾等轉諭同僚○命文臣講四書武臣講陣法臨試以為式○夏四月命事大文書考畫官以承旨差定以為例○知中樞府事鄭陟請以宋儒真德秀諭同僚四事十害印頒中外使各盡修已治人之方許之○上御翠露亭觀稼承旨李克堪製詩以進命金守温序之○賜備

急藥于北邊戍禦將士命節制使令醫隨症
治療○成均館生員崔自濱等上書請久任
兼司成金鉤俾盡教養之責 上以御書答
曰子等之意實合予心後當改授特賜酒殽
可會一歡○大雨命注書往視金吾典獄漏
濕分遣宣傳官往五部審水邊人家傾危者
令移接他處○六月命奴許圭事關綱常者
令法府鞫之以為法○上錫宴于成均館仍
賜樂憲府言文廟不當賜樂 上曰樂為國
家不廢之物則夫豈有正於朝廷而邪於成

均之理李所言甚無謂也○以霖雨過多停供上及外方進膳又令三品以上極言得失無隱諱○以養蠶條件頒中外○擇文臣年少者許琮金宗直等十人並除閒官讀書仍賜中庸或問各一件○秋七月命校書館刊印武經十八件下送咸吉道○八月禁御鞍金銀飾○命右承旨李克堪弼善洪應撰女訓○九月左承旨李克堪上書言治平要覽史家之大全而前昔所無之規模也我 世宗右文興儒留心載籍如資治訓義綱目訓

義左傳韓柳文杜詩註解大小絲綸集兵要
三綱行實等書非一然有關治體為後嗣之
觀感者訓義二書及治平要覽也請令校書
館印頒從之○上御內苑命諸將以小形名
習陣法衛將都鎮撫兵曹堂上議兵略奉禮
郎許琮等五人護軍吳幹等十餘人講武經
○冬十月兵政成 上命大臣勳臣及兵曹
訓鍊官述陣法為書親加裁定○奇正圖譜
續篇成 上召判漢城府事李純之出示潛
邸時所撰奇正圖譜及外篇曰篇中課命之

法引而不發其與崔灝元撰集於是純之等
撰進　上親加筆削為三篇名曰續篇○十
一月命輪對官勿拘定數臺諫及諸司各以
衙門進對○教曰常參官拜訖輒出君臣之
間不無疎隔自今常參文臣堂下講經書武
臣堂下講兵要陣法醫員等講醫書○上御
忠順堂以鈴川府院君尹師路為左廂大將
行護軍梁誠之為右廂大將習陣于後苑復
召治平要覽修撰官盧思慎許琮等講經書
內醫曺敬智等講醫書講肄生徒薛桂等講

漢訓注書金順命等寫真草書◯十二月减
司僕馬二百五十匹牛十五頭停薦新外朔
望進供以京畿告歉也◯上行常參謂同知
中樞府事金鈎曰當今儒士精於經學者絶
無留意文章者亦罕登名仕版安於小成金
中樞父為師表必知興學育材之方其與參
旨李克堪共議之◯教曰平安黃海江原三
道人物凋殘比之於家一面無墻予欲募民
移居三道應募者良除職賤復戶十年優給
土田豈無有志效力者乎政府議條件以進

仍遣輔德李翊等于三道募民奠居復命新
徙者優給義倉米及農牛農器新墾田免税
五年○吏曹啓曰文臣專業學問者少請擇
三品以下年少聰敏者十五人兼藝文館職
令仕本館習業從之○命承旨都鎭撫自今
每二人直宿先是承旨鎭撫各一人直宿闕
内至是右承旨李皎然與都鎭撫飲于直中
醉卧不能對 上教故有是命
庚辰 五年春正月兀良哈大護軍金這比與阿
比車合兵千餘潛屯會寧長城外毁木柵入

寇咸吉道都節制使楊汀率營兵七百餘人
邀擊大破之斬首五十餘級賊多棄牛馬器
仗而遁於是汀以捷聞 上下諭褒嘉賜弓
矢表裏賞將士綿布○二月命諸道各驛量
其遠邇分屬諸邑從兵曺之啓也○野人尼
麽車兀狄哈非舍等来朝初野人浪孛兒罕
性凶狡誘諸種屢擾北邊 上遣人鞫誅之
至是尼麽車等至 上召見言孛兒罕之罪
尼麽車等叩頭拜謝深服 上之恩威未幾
正朝使咸禹治到會同館建州衛童倉齎酒

殺來見東向叩頭仍指其衣曰是皆 殿下所賜潸然泣下且曰李兒罕謀逆伏誅我當為國藩屏云○命宋處寬梁誠之等校正孫子註解○夏四月以保太平定大業為祀圓丘享宗廟之樂初 世宗考定雅樂以景安肅安雍安壽安之樂奏之于宗廟又製隨月用律之樂以用於宴享會禮最後朴堧上疏言俗樂作於土俗如雅頌之有國風不必盡廢宜釐正以為上下通用之樂 世宗遂以國初鼓吹樂寓以雅音旋宮之法製為保太

平定大業等舞曲俾用於宴享會禮之終及
上初即位親享宗廟還御慶會樓設飮福宴
見保太平定大業之舞顧謂鄭麟趾曰觀於
此可以知 祖宗刱業之艱 世宗制作之
盛也亡何命以樂學及慣習都監合為一司
稱樂學都監雅樂署及典樂署合為一司稱
掌樂署齋郎舞工樂生屬於左坊樂工屬於
右坊樂生稱嘉成郎左坊令乃教曰制禮作
樂非聖人不能故歷世千萬無或有更張者
聖人出世難故也 世宗以天縱聖智製諸

樂舞未及用之此時不舉後將廢棄豈不惜
哉自今肄定大業保太平發祥鳳來儀等新
樂而盡廢舊樂其人物軒架之數肄習節目
速議以啓遂以梁誠之成任爲樂學都監提
調教習新樂　上別翻曲譜以上一至上五
下一至下五爲慢中數三調之紀而凡居中
者爲宮自宮以上爲數自宮以下爲慢故雅
之淸黃爲俗之上二淸林爲上五黃鍾爲下
三濁林爲下五皆不循襲　世宗朝保太平
定大業之曲譜又罷雅樂舊制代以俗樂新

制雅樂堂上有絃歌而無匏竹堂下有匏竹
而無絃歌俗樂堂上堂下俱有絃歌匏竹又
雜以觱篥琵琶之器雅樂迎神各以天地人
異其數天神六成地祇八成人鬼九成其餘
祼獻以下堂上陰呂右轉畢曲堂下陽律左
旋畢曲陰陽合聲相間迭奏每節各一成俗
樂無分天人自迎神至三獻皆各奏九成又
各有引入引出爲十一聲而圜丘堂上堂下
俱用夾鍾徵音起調畢曲宗廟堂上堂下俱
用黃鍾清宮起調畢曲有陽無陰有倡無和

故亦無左旋右轉之節通一祭凡四十七成
皆出 睿智裁定諸臣莫能窺其制作之微
旨先是 世宗朝定大業保太平歌詞全用
龍飛御天歌十五章至是以非祀享樂歌命
崔恒改撰樂章圜丘俗樂樂章迎神佑命荷玄休代理主羣生崇報遂窮
壇翹竚臨雲軿亶馨百禮壬有林熙文之樂○奠幣黍稷胡我將我珪幣昭事奏徽忱
熙文之樂○進饌以我蘭粟與我齊明或肆或將祇薦我誠神其居歆赫赫厥靈隆
安之樂○初獻於穆玄宰神明莫測禮嚴毖祀庶幾降格基命之樂○亞獻皇皇上帝
臨下有赫我膺明命翼翼欽若假哉烈祖配天禮陟咸秩百神祀事不忒我羞孔庶我牲
孔潔顧予精衷再崇我爵宣威之樂○終獻禮既備樂既奏觴之重誠以侑錫我祉帝

其右濯征之樂○徹籩豆於薦靜嘉籩豆
有苾籩豆既踐獻酌亦畢神既醉止廢徹有
且成安之樂○送神神載䢜兮返玄宅兮
騰颯輪兮安迴寥廓兮鼓予望兮杳空碧兮
寧安之樂○宗廟俗樂樂章迎神世德啓我
後於昭想形聲肅肅薦明禋綏我賚思成
熙文之樂○奠幣菲儀尚可文承僅將是帛
先祖其顧歆式禮心莫奠 熙文之樂○進
饌執爨踖踖登我俎豆俎豆既登樂且和奏
苾芬孝思維神其右 豐安之樂○初獻
列聖開熙運炳蔚文治昌顯言頌盛美維以
矢歌章 於皇聖穆浮海徙慶歸附日衆基
我永命 皇美上帝求民之莫乃眷輿區乃
遷明德仁不可失于胥景從其從如市匪我
之私匪我之私維仁之歸維仁之歸誕啓鴻
基 於皇聖翼祗服厥辟聖度繼志眷倚斯
篤大亨以嘉景命維僕 雙城遭漫白維天
府吏之不職民未安堵聖桓韓寧流離卒復
寵命是荷封建厥福 於皇聖祖遹駿厥德
仁綏義服神化隆洽憬彼島夷及其山戎孔

淑以懷莫不率從航之梯之款我繹繹於赫
厥靈邇安遠肅 於皇我聖考戡亂保宗祏
謳歌輿望隆敬讓顯美德 天子方懠邦人
憂惶聖考入奏忠誠以彰媚于天子赫哉龍
光 思齊聖母克配乾剛哉定厥亂贊謀名
臧猗歟貞明啓佑無疆 列聖宣重光敷文
綏四方制作既明備大猷何煌煌 世德作
求率維救功光闡太平禮樂方隆左纛右翟
日既九變式昭光烈盡美盡善 保太平之
樂○亞終獻入眷我列聖繼世昭聖武庶揚
無競烈是用歌且舞 於皇聖穆建牙于朔
通篤其慶肇我王迹 頌之豪據雙城我聖
桓于濯征徂獲亡拓我疆洛麗失馭外侮
交熾島夷縱噬納寇恣睢紅巾忽焱元餘孼
贔尊僭跋扈胡甥陸梁於皇聖祖神武誕揚
載宣天威赫赫堂堂 懾我敵戒虎貔鼓厥
勇若翰飛動九天正夕奇蟠 斧亢旋自槃竹
斯破孰我支者定武神之爲 我雄我奮如
雷如霆胡堅莫摧胡險莫平連連安安奏我
訊馘伸戈一揮妖氛倏廓無侮無拂祚我東

國嚴主拒諫敢行稱亂我運神斷我師我返天人協贊義旗載回順乃多助天休震動士女悅豫後我寵綏壺漿用迎既滌穢惡東海永清彼孤臣煽禍機我皇考克炳幾神謀定世以靖島夷匪茹虔劉我圉爰赫我怒爰整我旅萬艘駕風飛渡溟渤乃覆其巢乃擣其穴譬彼鴻毛燎于方烈鯨波乃息永奠鰈域於皇列聖世有武功盛德大業曷可形容我武有奕進止維程委委佗佗永觀厥成定大業之樂○徹籩豆卬盛于豆于豆于籩有飶其香來假僾然我禮既成告徹維虔雍安之樂○送神禋祀卒度神康樂而洋洋未幾回我後而霓旌髣髴雲馭邈而與安之樂○五月命王世子師傅賓客臺諫每月初二日會講賓客臺諫每十日進講○禮曹啓曰訓民正音先王御製之書東國正韻洪武正韻皆先

王撰定之書吏文又切於事大請自今文科初場試講三書依四書五經例給分終場並試吏文依對策例給分從之○六月教曰宥過錄才人主之大量也今可用之才拘於罪籍未得展用亂臣親兄弟子外徒流付處安置定役人有欲立功贖罪者令諸道試才錄名以進○吏曹啓曰數法居六藝之一歷代設科取士魏唐間尤重之惟我　世宗慨曆法之未明博求諸書命文臣三四人推求曆法數年之內皆能通曉每旬取才考其勤慢

近來學官以闕都目失望規免不願屬吾過

數年勢將廢華願復勸奬隨才叙用依醫書

習讀例計仕授官所業卓異者加資從之○

詳定所啓曰蘇軾言古者坐於席故籩豆長

短簠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巍然於

上而列器皿於地是使鬼神俯伏匍匐而就

也朱子亦曰夫子像設在臺上春秋釋奠陳

籩豆簠簋於地是甚義理位高奠卑古人所

譏請自今各位幷設卓子除鋪席之制從之

○上行常參大司成徐岡司藝孔頎等請設

明經科取士 上即命自明日開場圓點滿七十以上者許赴初試啓蒙通略者四書中抽籤一書通者五經中自願二經通者左傳綱目資治續編宋元節要中自願一書通略者並許赴殿試而初試則不拘額數○秋七月頒新定經國大典之戶典○以申叔舟為江原咸吉道都體察使兼宣慰使以洪允成副之即日發行往征野人初野人等屢犯邊鄙及孛兒罕誅始頗知懼會助使馬鑑至北野人等以孛兒罕事訴鑑鑑右之由是野人

復謀寇邊 上召叔舟於交泰殿命進酒携
手散步於南欄語以北伐之意叔舟力贊之
於是 上出御忠順堂召韓明澮具致寬等
議事遣田畇議于姜孟卿權擥遂密授方略
於叔舟等遣之恐野人聞而驚遁以叔舟兼
宣慰使往見鑑請館于城內厚慰以安之命
發江原咸吉兵分道進攻野人復以御札諭
平安道觀察使曹孝門都節制使黃石生曰
後門野人竊發不已今命申叔舟臨機處置
彼必逃歸建州衛合謀寇邊警隄備不可

蹤虞但兵機尚密卿獨知此意勿露形跡○
命八道觀察使及開城府留守搜訪古今東
人所製詩文雖殘篇短章無遺錄進○罷戶
曹參判尹士昕職士昕　中宮之弟也擅囚
政府典吏政府以啓　中宮聞而瞿然曰士
昕不聽我戒以至於此　上先罷士昕職復
令憲府鞫之○八月咸吉道都體察使申叔
舟大破野人擣其巢穴叔舟至六鎮部署諸
軍分道並進藩胡乘夜襲營營中喧呼欲戰
叔舟堅卧吟詩以示閒暇營中乃定遂進斬

九十餘人乘勝直窮其巢穴勦殺四百三十
餘級焚蕩室廬殺獲牛馬千餘數先是韓明
澮等數言皇朝弭兵之使方在後門而舉兵
攻討終不順於事體也 上不得已下書叔
舟使之相幾善處又書紙尾曰用兵之害猶
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尋語承旨李克
堪曰五日無報則必不舉事明日捷書至
上大喜以平定北方告宗廟御勤政殿受百
官賀命僉知中樞洪逸童爲宣慰使賫御書
及法醞表裏慰諭叔舟使叔舟子溯乘馹往

覲其父始叔舟將行　上引入便殿指墻下
瓠蔓曰可及此物之結子否叔舟醉對曰晩
種不盛未必結子至是瓠偶結一子　上命
剖而爲盃書四句於盃心曰卿雖笑我我瓠
既成剖而爲盃以示至情使遣叔舟後又以
陶象瓠造盃鐫四句於内每當曲宴用之以
示不忘功之意○上欲分咸吉南北爲二道
使監司兵使各治之以問於申叔舟叔舟啓
言鏡城以北之兵各守本鎭吉州以南之兵
分運入番於兵營號爲助戰而都節制使領

之南關資北鎮以為藩籬北鎮資南關以為
助援其勢相資若分置二將各執兵權權貳
則爭勢離則乖兵分則弱仍舊制便也但軍
士試才都節制使觀察使分端川南吉州北
而各試之則庶免失時之弊也從之○冬十
月 上率王世子西巡平壤親祭于永崇殿
太祖真殿 又祭于檀君箕子東明王殿御大同館
設養老宴老人男女凡百人申叔舟自北來
朝錄北征功加洪允成等資命叔舟試取平
安黃海二道文武士 上臨浮碧樓觀察使

曹孝門都節制使黃石生進宴 上見壁上有高麗毅宗詩遂御製詩命隨駕宰樞賡和又令叔舟記之赦沿路諸邑死罪外諸囚韓明澮請於平壤營行宮命定基於古闕遺址諭咸吉都節制使朴烱曰平戎之後虜必生心卿選精兵數百千或擊東西或軼南北使賊莫知所備用兵節度予豈遥授大抵善保為上成功次之生事最下○上至自平壤御思政殿設宴慰北征將士御製樂府三章命被之管絃○諭諸道觀察使曰近來學校勸

勵之方不無弛緩予親幸成均館幷聚四學儒生講經製述使之激勵卿亦體予意每於巡行時親到鄕校講經製述戒飭教官其或怠惰者罪不可貸卿其曉之

辛巳 六年春正月戶曹啓曰屯田之法載在六典請令諸道觀察使就諸邑未置屯處擇荒閒之地作屯田從之○親享宗廟教曰禮煩則怠心生可諭諸執事駿奔○以具致寬爲咸吉道都體察使命宰樞徃餞于普濟院復以御札諭之曰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一則知

足不爲己甚貪功是也二則不輕敵是也三則相時而動勿輕擧勿必攻勿必不攻深如淵動如雷無詐無愚權以佐智是也○上御忠順堂試成均四學儒生五百六十餘人問徙民西北之策 上嘉進士成俔善對賜俔及第○三月命宗親宰樞有疾者遣醫給藥一如 世宗朝例○夏四月 上謂都承旨金從舜曰欲令外方軍士或五日程或十日程互相往来習陣以慣行役之勞令兵曹磨勘○命崔恒金良璥同詳定六典○五月忠

勳府請於端午進豊呈宴 上曰姜丞相孟卿之卒未久也不許○上謂戶曹參判李克堪曰卿世子之師今世子書法過於予又曉解文理予甚嘉悅大抵爲學之道與其竟日誦一紙耗損志氣莫若涉獵專書以增辭氣卿其務令多讀以資博洽愼勿令勤勞讀書志氣衰耗而終爲腐儒○秋七月以成任曾孝門爲樂學都監提調 上謂任曰卿多才多藝予甚嘉之然我國之人於天文地理等雜學稍有知者而至於樂則識者蓋寡今工

人輩所學皆是淫聲不可言樂卿體予意留心於樂又問學之可及朴堧乎任對曰堧則未必及學之亦或有得　上曰要在專心耳仍謂黃守身等曰今之樂亦多未精予欲擇曉音律者數人俾為提調一革哇沸之音誰可者守身等薦禮曹參判曹孝門即以任孝門為提調○以黃守身李克堪及兵曹判書金師禹為牧場提調諭諸道觀察使曰國之強弱在馬故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昔元世祖欲以江南為牧場予亦欲以江原黃海之

地并合為一大牧場然不可以人易馬今且
令諸邑各占一山水草俱足分處十匹以至
千匹則何憂不成乎卿速審其州其山限九
月晦間乃啓○命王世子觀稼于喜雨亭宗
親大臣諸宰從行仍命宣醞○禮曹啓曰教
養人才國家重事請自今京外教授官教導
學長擇學問精熟堪為師表者授之成均館
四部勤慢則本曹常加檢察外方則觀察使
親自講問移文本曹轉啓如有成效者特加
褒奬京外除生員進士及升補入學外年過

四十不學閒遊者各其教官罪本曹移文兵曹充定軍役以懲其餘守令不能修明學校者令觀察使嚴加糾理從之○冬十月 上親製兵鏡召入直衛部將講之部將卜承利善對 上曰儒士不如也陞授上護軍○命申叔舟等註兵家三說○召洪允成等於後苑與諸將及破敵衛用小形名習陣○上行常參謂申叔舟李克培等曰將帥之任貴精兵法予固知卿等不事弓矢舉以為將者欲使諸將務學兵法也仍召入直衛將令克培

試陣法皆不能通曉 上曰若但以武才任人則如汝之才殆不可勝數汝等須思擢用之意仍顧世子曰諸宰樞皆汝父執異日盡爲汝臣宜厚遇之鷹隼雖猛苟無羽翼反不如凡鳥矣○十二月 上命吏兵曹堂上及臺省抽諸司郞名籤問所掌雜物出納見在之數司僕濟用郞對甚悉命加資廣興倉官不能對罷其職○吏曹議諸司官吏考績節目以啓凡書筵官臺諫政府郞承政院注書諸道首領官不考績命如其啓

國朝寶鑑卷之十一

國朝寶鑑卷之十二

世祖朝三

壬午 七年春正月掌令柳季潘言金師禹長兵曹而其妻弟李克培長吏曹不可使政權摠于一家也 上曰臺臣自不察耳其熟思之有頃 上御兩儀殿召承旨金從舜謂曰臺諫擇其可言之事而言之則人主聽用得納諫之名而臺諫亦得獻替之譽日者憲府言黃致身冒濫奉石柱贓汚而予皆聽之是也若不顧大體偶思輒言則人主不聽而得拒

諫之名臺諫聲聞亦從以畢何所慶而可乎
○教曰平虜衛正兵京則兵曹外則守令每
月初二日習陣訖仍使鍊藝○親祀圜丘還
御勤政殿受百官賀召見琉球使臣普須古
等慰諭其遠來且教曰予今付送中朝尋訪
書目歸報國王所有書冊送之可也以天下
而失其本況海外之國未必有也然幸有一
二本須宜送之仍賜普須古等圖畔宗鏡錄
宋元節要○二月教曰凡決事官公事分爲
大中小三等限日畢決若不得已則具由以

啓已有成法近來司憲府義禁府刑曹漢城府官吏雖已過限一不以聞甚不可也其速分等以啓○夏四月命抄錄醫經及諸書養牛法使醫生四人習之○遣分臺于八路察監司守令非法作弊○上謂都承旨洪應曰近者士卒精鍊戎器亦完但儒學或有廢弛之慮也應請勿數設科目取僥倖非材者鄉學生雖年老勿定軍役以儲養之上以為然教曰廣學校之道卿其主之○上觀獵于東郊命左右廂大將用形名以觀用軍節度

○上行常叅以御書發問于諸將曰胡騎三千人精馬良倏忽衝犯則大將未及用形名衛將不動衛將未及用形名部將不動部將未及用形名統將不動統將未及用形名旅隊伍卒皆不動若待次第用形名則殺擄殆盡陣已亂矣我雖三萬見敗必矣然則反不如胡騎之揮鞭吹嚻鼓進金退而已待之亦有術乎平時習陣之時號為將帥臨戰禦敵之時罔知所措則不可謂之將也今諸將各陳禦之之術○甘露降于後苑○五月 上

導世子身教之外輒以言開發其知嘗曰人主之道愛民節儉為本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凡目前所見之物莫非民膏汝雖小物必尋其源以除民弊則其本固矣又曰人主切不可逸亦不可多事多事則忽忽劬勞不能剸理惟本性定然後處處事事安然不動雖勞四體亦不勞矣此汝之終身所行者也又曰以心役氣無以氣役心所謂莊敬日彊安肆日偷者是也且以政事言之兵刑乃其大者汝於兵則近觀閱習庶幾知之而至於

刑則汝未必知之刑者死生所關不可不慎
也○上御思政殿 王世子及申叔舟權擥
等侍召成均生員孫比長等五人命各講所
讀書而使 世子聽之遂語比長等曰汝等
在學宮雖讀經書不知朝廷禮制遂為腐儒
今召汝等非徒欲講經書使習朝儀耳仍賜
御膳麥飯曰儒者多智高而不遜汝等若或
臨民則須降志而勿驕今賜爾以麥飯爾等
知之乎對曰唯○上慮文學之士漸不如古
命都承旨洪應擇文士有學術者以啓應以

判內資寺事李坡等二十三人以啓遂命坡
等兼藝文館職每朔望朝會後親講經書又
月再賦詩○命西班上護軍大護軍護軍每
日十人輪對以西班無衙門不入對也尋命
內禁衛軍士等亦許輪對不視事日則承政
院書所對之言以啓○六月敎戶曹曰雞豚
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此王
政之所先我國土風不事畜養或有賓祭之
需尙且未聽自今京外大小家咸畜雞豚京
中漢城府五部外方觀察使守令常加考察

每歲抄其數啓達其中孶息最多者論賞其不用心者論罰官吏亦憑考賞罰○分遣監錄官於諸道考察軍器製造○敎刑曹曰刑獄重事一或偏係見枉必多至於治盜尤難或因宿嫌而誣引爲盜或指爲眞盜而實贓不現或贓物雖現而色樣相似京外官吏用法深刻不問正贓有無例皆拷訊言端雖不一以贓物相同爲辭贓物雖不同以被盜文案爲證援引傅會羅織成辭至於枉法亂杖捽髮批頰使愚者誣服姦者幸免是豈司獄

平反之道耶其令治獄官吏將上項可疑事件精白虛心本之仁恕行之明允要期得情毋殺不辜敢有如前違法濫刑誣陷無罪者當治罪不饒惟爾刑曹體予至懷曉諭中外○秋八月作新甲使洪允成及衛將等試之召宗親大臣講兵書○以李克堪爲刑曹判書 上召語之曰卿職帶書筵不可擾以煩劇之任然刑獄重事非卿不可故特授之○命自今職兼藝文者每月初一日十五日抽籤三人或講經或製述其通不及等第錄簿

以啓○都體察使韓明澮入朝 上諭之曰
今富寧之賊亦草竊爾且不得利而還因一
小竊又與忿兵是徒結怨生事兵法曰先爲
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東西自守不暇而
兼以攻入則非安閑蓄力之策且夷狄之情
緩之則附急之則叛以蠻夷攻蠻夷之術正
方今之善謀卿宜姑且忍辱蓄力相機而動
但示威使不得安業亦足致困也○上幸學
謁先聖退御明倫堂宗親文武館官諸生分
東西班四拜訖還御昌德宮後苑設酌閱陣

○九月諭諸道觀察使曰山林村野隱伏沈滯素有聞望不能自售者其令界首官薦舉

○百官進箋賀白鹿 上不受○上幸鐵原府觀打圍洪允成多有失誤 上謂申叔舟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允成愚戇無情人也予不之過然予心本不含蓄苟有可言必皆言之如青天白日也 太宗嘗以不言人之是非爲道故其時功臣李茂有過而太宗不言卒致叛逆予意以爲君臣之間各言所懷可以兩得相安如允成者不宜任大

事今罷其職令安享富貴而已○冬十一月
諭諸道觀察使節制使曰國之大事在祀與
戎諸營鎭將視爲餘事兵器馬匹全不點閱
軍士因此亦不自備每當點閱潛相借貸名
存實無今將遣人糾察大明黜陟卿宜知悉
考察○上謂世子曰德源君曙之第不新搆
而買之所以除弊也今户曹請買六十餘間
大屋此非予本意也昔 世宗朝大君諸君
之家皆有定制今若買大屋則後世鍾愛庶
子者必援此而增益之終至於百餘間故令

戶曹改擇以啓汝生於宮中長於婦人之手豈知細民之事大抵教世子備嘗世法爲上身常勞苦爲中循途守轍爲下○行常參上謂禮曹判書李克培曰名分不可不嚴昨日司饔院進膳雜用世子器皿甚不可也然則父子同器君臣同器奴主同器名分將紊矣與野人奚擇哉世子尚且視膳事孰大於御膳也其司饔別坐罪尤重焉宜丁寧告戒之○十二月 上召書筵官尹弼商李克基等謂曰人君以天下奉一已故奢侈易而崇

儉難古人以服澣衣為人君美德所以著崇儉之難也不知者曰田舍翁得此過矣以金銀珠玉華飾嬖妾肆其寵樂或與之荒湛于酒而不知民生之疾苦以至敗亡此乃醉生夢死耳何足道哉予本不好色欲飲酒則與諸將相飲絕不與宮妾飲且予有昭容一人少女一人有罪則或因之誰敢與予言哉大抵賞罰不可少弛少弛則天下不可治昔韓昭侯藏弊袴以待有功溫公書諸史策夫弊袴之藏市井尚且不為而溫公書之者所以

重賞罰也須賞當其功罰當其罪方可須以
予此言教誨世子俾勿怠焉○教曰勸善懲
惡國家大機一有不正本末倒置今有司一
切拘於舊弊雖灼知其情務欲苟合傳旨抑
勒取招歸怨於上而解說於下甚無謂也此
弊憲府尤甚凡推劾之事以苛刻為賢曰本
府之法固然是則不如無憲府也自今因循
不革者予必痛懲其諭中外

【癸未】八年春正月 上語韓繼禧任元濬曰自
古起家之主征戰四方守力相資者馬也故

常不能忘情於馬如劉備之的盧唐宗之六駿我　太祖之八駿是也予雖不事征戰然方　世宗盛時馳射角勝三軍皆服者騣唯馬力是資掛釜之騮雖快於心靖難之驃尤所不忘今茲得疾益以思舊也仍賜名其馬爲圖而賛之○上御忠順堂試藝文文臣成均儒生等講經書遂觀後苑農蠶之象賜承旨等衣籠各一世俗每歲上元設田家農蠶之象以爲一年豐稔之兆自辛巳以來　上令承政院分左右張於後苑戲決勝負自于郡擧趾條桑養蠶老幼醉飽之狀禽獸草木之形皆立竹爲幹束草爲像競尚精巧無不各盡其態焉○命禁

婦女之乘馬入闕者○二月教漢城府曰經
國大典徭賦條都城內凡有修治役使坊里
人毋及鰥寡孤獨篤疾廢疾者官吏不察非
止孤獨至於老少婦女一皆督役後有如此
者必痛治之○上御序賢亭試文臣三品以
下發策親問教曰予於武臣則皆常任事知
其能否而汝等常不任事不知賢否故特令
製述以觀汝等若有能者予將擢用矣至昏
賜燈火以出○夏五月初集賢殿之罷也其
所藏書籍移置於藝文館至是 上慮 世

宗朝辛勤裒聚之書籍散亂遺軼命票識之彙分類別整東藏弆識之竣事入侍以口吃不能詳陳所蘊爲袖劄以進曰竊觀歷代書籍或藏於名山或藏於秘閣所以備遺失而傳永久也前朝肅宗始藏經籍其圖書之文一曰高麗十四葉辛巳歲御藏書大宋建中靖國元年大遼乾統九年一曰高麗國御藏書自肅宗朝至今六百六十三年印文如昨文獻可考今內藏萬卷書多其時所藏而傳之者乞令藏書後面圖書稱朝鮮國第六代

癸未歲御藏書本朝九年大明天順七年以
真字書之前面圖書稱朝鮮國御藏書以篆
字書之遍着諸冊昭示萬世或依新羅及前
朝盛時例別建年號以為標識臣又竊觀君
上御筆與雲漢同其昭回與奎璧同其燦爛
萬世臣子所當尊閣而寶藏者也宋朝聖製
例皆建閣而藏之設官以掌之太宗曰龍圖
閣真宗曰天章閣仁宗曰寶文閣神宗曰顯
謨閣哲宗曰徽猷閣高宗曰煥章閣孝宗曰
華文閣皆置學士待制直閣等官乞令臣等

勘進御製詩文奉安于麟趾閣東別室名曰
奎章閣又諸書所藏內閣名曰秘書閣皆置
大提學提學直閣應教等官堂上以他官帶
之郎廳以藝文錄官兼差俾掌出納 上覽
而善之亟稱其可行申叔舟曰誠之自少強
記其在集賢殿仕罷時書其舊所思一字於
掌上到家遍考諸書以窮之 上曰凡人之
於學不爲則已爲之則必須如是予亦書一
字推類旁通者多矣○六月正言崔漢良言
宗親不可典兵 上然命下禁府旣而召入

問曰凡進言於君者必先審思可否然後乃
敢發之汝於此事其審思未漢良對曰思之
已審　上曰宗親何為不可任事對曰續典
云尊位重禄不任以事夫任宗親或有罪過
罪之則傷恩不罪則廢法所以不可任也
上曰六典科條今所變更者多汝何不一言
而獨言此乎不任宗親之說古人有不取者
又有功臣不可任事之說功親一般今自申
叔舟以下盡棄勿用可乎漢良無以對　上
曰善諫者審思熟慮使言必聽計必從身獲

安榮君享令名民保而國治不善諫者反是豎儒輩專務釣名每有大政率易輕言是何足與議大事予患此風久矣今當悉革乃已命收漢良告身仍謂左右曰人主言動當如青天白日皎然皆令人知汝等職帶春秋可悉書此○秋七月命宗親宰樞各舉所知有將才者○上常置粉板于座右輒書所思以施諸事一日列書漆林六畜種桑等十餘條出示承政院議敎勸之方仍敎曰此予記事板也巧記不如拙書政院亦有是否○閭

月　上御便殿與左右語及田野事曰細民
跣足跋涉於山蹊多爲蛇虺所毒予甚悶焉
或言觀音草醫蛇虺毒神效　上遂命政院
馳書於諸道守令遍諭民間○承旨以旱請
祈雨　上曰將必有雨及午雨果作　上喜
甚御雨眂散步後苑○八月命校書館印兵
要百本頒賜諸將○上行常參永順君溥龜
城君浚銀山副正徹河城尉鄭顯祖都承旨
盧思愼等侍　上謂左副承旨崔善復曰知
臣莫如君卿等之才予已知之卿亦有才固

非常人思慎才調卓異志氣發越濤天性質
直可任以事然未免有遲緩之弊顯祖性本
正直善於傳命然或有昏晦之處澈心氣開
朗然本質未厚常有太速之弊浚心志明徹
才調過人然無學術是可恨也此數人者予
使之不離左右勤劬從事者欲矯其過引其
不及以合於中也○九月命右贊成崔恒同
知中樞院事梁誠之等撰東國通鑑教曰本
國史錯亂無統予欲以東國史略三國史高
麗史等書參酌損益勒成一書以便考閱也

仍親授凡例○冬十月命以兵書分三等兵要武經七書兵將說三篇為一等陣法兵政為二等講武事目為三等俾鎮撫部將宣傳官講之精通者給分○上御勤政殿行朝參王世子侍 上謂世子曰汝所服木綿衣甚薄陋然耕種耘耔採花織絲勤苦以成莫若此衣汝當見衣則思女工之不易見食則思農夫之艱儉以自奉罔或不勤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且大臣國家所賴以存亡者不可不重古人有曰敬大臣況今大臣皆吾故舊

乃汝父執尤不可不敬也○咸吉道都節制使康純啓言建州李滿住童山等送箭於毛憐衛約合兵共寇中國或寇朝鮮 上諭四道都體察使韓明澮曰當因此機殄殲無遺然虜之連結我之利也嚴兵待來來則敗之勿示入征之形俟其他向以兵擣究此以蠻夷攻蠻夷之術也於我無損豢禍相時策之上也○十一月設弘文館從梁誠之袖劄之言也禮曹判書朴元亨兼大提學同知中樞院事梁誠之兼提學都承旨盧思愼兼直提

學其直館博士著作正字等兼官各一員多未充亦未及建館定制○十二月上御思政殿決囚謂世子曰刑獄至重人命所關人主所當軫念者若官吏不察情實捏合成獄曰此人可殺而人主漫不之察亦曰可殺於君父之道何如也人主每遇獄事當求其可生之道 世宗嘗謂文宗曰刑獄雖笞罪不可容易處決予未嘗敢忽汝其體此意也○命申叔舟等定兵書口訣○上製醫藥論命任元濬註解印頒

甲申

九年春正月 上御勤政殿受朝賀設會
禮宴宴文武百官野人倭人亦與焉○奪承
傳宦官李得守告身充定造紙所搗砧軍得
守為人巧黠以遲滯公事抵罪 上語筵臣
曰 世宗朝承傳宦官崔濕田畇為上金忠
次之今得守慧黠過於此數輩非至明無以
辨奸吾豈墮於術中匪敎匪誨時惟婦寺自
古誤人家國者未必非此輩也○分遣監察
閔慿金良奉等于忠清道周行郡縣察守令
之歛民作弊者以將幸溫泉也○命世子導

文宗世子時故事入參朝啓○二月濟州獻
白鹿○命領議政申叔舟左贊成黃守身等
議定六典○上與中宮幸溫陽之溫泉○上
將行養老宴聞 英宗皇帝諱音遂命止之
停朝市七日○行宮庭畔有古井命開井有
泉湧出源深而清賜名駐蹕神井○上與中
宮至自溫泉受賀大赦○禁暑月以椒皮末
投水捕魚○上謂領議政申叔舟等曰世子
年長在宮中其所與皆婦寺之徒而起居之
甚罕行步之不習何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

之東周公有言先知稼穡之艱難孔子曰愛
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予於大君聽此
構一室使世子出居於此嘗與士人居俾知
外事叔舟等稱善○夏四月命刑曹較正笞
杖之大小○命刻草啓字圖章印啓下文書
以爲標○六月梁誠之上疏曰經以載道史
以記事非經無以證出治之源非史無以考
理亂之迹經與史不可偏廢也 殿下每月
朔望特召成均學徒藝文詞臣親賜講論此
漢明執經問難唐宗討論文籍之盛心也今

成均生則學官日講禮書月講春秋都會三
年大比若師儒得人則固可以作成人才矣
乞更精擇藝文兼官二十人分理學史學爲
二業治周易易學啓蒙性理大全者凡五人
治胡傳春秋左傳春秋史記前漢書者凡五
人治通鑑綱目通鑑續編宋元節要者凡五
人治三國史記東國史略高麗全史者凡五
人而五人之中又以三品一人五品二人參
外二人爲率皆兼習四書詩書禮記每初一
日殿講十人十五日殿講十人三朔內三度

不通者左遷本職三度通者特加一資經史
兩學各置都提調二人提調三人常加考察
焉 上是其言○秋七月 上御華韡堂召
兵曹佐郞崔灝元司驅署令鄭沈討論樂理
互有得失遂製下樂說○頒三甲戰法 上
御慶會樓下召宗親諸將及內禁衛壯勇隊
之有勇力者作三甲戰分三隊隊各九人令
聞鼓而進相推以朱槍勝者給仕仍教曰此
合戰之大綱也交刃分鬪人馬俱困是時臨
機制勝速先取利非預與士卒氣合心合道

合者不能也以其甲逐乙乙逐丙丙逐甲惟取點背故名三甲戰法仍命頒于軍門其法以二十七人分三隊為甲乙丙隊各有三統統各有一將二卒三隊各屯一隅入持小楯及小槍槍鋒濡朱戰則相逐以槍刺其背戰罷考其背朱點驗其勝否○命梁誠之任元濬等分諸學門門置六人以年少文官隷之曰天文門曰風水門曰律呂門曰醫學門曰陰陽門曰史學門曰詩學門○引接輪對官數十人復命各錄其所陳之語以啓○八月梁誠之上書言用兵之道嚴軍法恤軍戶審軍情實軍額簡軍令定軍制整軍器

備軍門護軍丁閑軍士凡十事　上嘉納○戶曹判書曹錫文以母喪去位以金國光代之錫文判戶曹七八年國家經費一以儉約為主　上每稱真戶部至是去位國光亦習於科條　上稱其諳鍊使之詳定諸司橫看國光以為己任悉心不懈推移增損多出其手○教政院曰王世子儀物事關名分所當詳辨予入中朝見皇太子儀仗反不如親王蓋親王已成君而太子未成君也本朝　文宗為世子時儀物稍多然　世宗欲使之攝

位特命加之耳非常禮也○禁士大夫家婚姻及外方使臣褥帳用綵幣綵段諸司南行官員毋得開印○命功臣鄭麟趾子崇祖申叔舟子瀞等三十五人每一日二人依承傳宦官例出納公事盖欲觀其賢否也○謝恩使權技先遣通事啓言㺚子入寇中州邊鄙之狀 上下諭于平安道都節制使楊汀曰近聞三衛㺚子三十餘人入開原等處掠五人而去遼東恐與建州衛連結作亂以兵千人禦通遠堡鳳凰山等處云予謂中國不能

和戰夷狄而畏首畏尾自疲於奔命如此其可笑也已前日使卿觀兵示威攻心伐謀今更思之是代人以自勞非計也宜按兵勿動驕虜而逸之使自生釁以成鷸蚌之勢此以人攻人之法也○禮曹進成均館九齋學規學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詩書春秋禮記周易爲九齋每年春秋本館堂上及禮曹堂上二員藝文堂上一員臺諫各一員會坐講所讀書三處句讀精熟義理融貫方許以次陞齋若一時通數書許超陞陞至易齋者每式年直赴會試又於式年講擧子四書三經自願他經者及欲講左傳綱目宋元節要歷代兵要訓民正音東國正韻者聽○冬十月吏曹啓曰前此四部學堂教官擇經明

行修者以西班職帶之專為教訓今革西班兼帶之法以成均館兼任四學訓誨不專學校日廢請四學教官各二復以西班代之以專訓教從之○命申叔舟韓明澮崔恒盧思慎等撰靖亂日記○分遣軍籍使於三南忠清道慎後甲慶尚道權攀全羅道姜老授事目起送　上欲更張軍籍成出事目又選朝臣之精幹者為敬差官先試于三道○以河東府院君鄭麟趾等為都廳領中樞院事沈澮等分為十二房各率郎官一數學重監一

就於慶會樓下詳定諸道貢物仍命永順君溥承傳出納○十一月命鑄箭幣（箭幣形如柳葉箭鏃長一寸八分莖一寸七分莖端兩面分鑄八方通貨四字以一箇準楮貨三張）先是上召議政府六曹參判以上議布幣經印楮幣行用箭幣設立便否仍下御製泉布論示諸宰諸宰言以箭鏃常用之物為幣則人皆收用故易致散失勿行為便 上曰歷代用幣不同皆隨時而用之箭幣雖古人所未用然有益於軍國不可不行也

國朝寶鑑卷之十二

國朝寶鑑卷之十三

世祖朝四

乙酉 十年春正月命密城君琛寧海君瑭雖持
服家居亦並給祿○夏四月 上御康寧殿
名臨瀛大君璆上黨府院君韓明澮等議用
人都承旨盧思慎醉言曰後進承旨皆已陞
遷臣獨未遷請改授他職明澮曰自請除職
其可乎 上命罰思慎酒遂使尹子雲解金
帶帶思慎即除户曹判書 上閱官案中四
品以上可合承旨者諸臣每擧一人 上輒

問曰其人儒耶喉舌出納當用讀書人非儒莫可既而曰無以易李永垠遂除永垠承旨○上親製兵法大旨令兼藝文及儒生等講問又令諸將依大旨各自作文而宰樞第其高下 上喜曰不意武臣乃能成文各賜弦弓○命闕內省記外入宿者依擅入宮城門律論○教曰國以民為本民以農為本農以盡地力為本盡地力以勤為本勤以遠慮為本此五本者人莫不知而世皆姑息宴安予欲大舉隄堰川防示利於民澤及貧窮爾大

小百官下及軍民如有欲陳利害者可來面
陳○名持平盧好愼謂曰民非農無生農非
牛無以耕牛之為用甚大今士夫家凡宴賓
必宰牛此風不可長爾憲府其糾察隨聞隨
劾且察諸道監司不卽訪問孝子節婦以啓
者行移推考○秋七月 上御思政殿 王
世子侍焉名河東府院君鄭麟趾等入侍語
之曰卿以為國之道教世子於是 世子避
席而聽麟趾曰修齊治平之道布在方策然
其要惟知為君之難而已 上曰何謂也麟

趾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豈不難哉○上御勤政門行朝參延訪治道
令各陳所懷謂判漢城府事李石亨等曰人
有恒言家國天下然其實不越家國而已家
有良主則庭宇淨修鄉黨稱賢國有賢君則
朝廷肅穆庶官無曠故人君廣詢博訪芻蕘
不廢然後可以成天下之賢而兼天下之善
然聽言有要言之善惡各異人主悉皆聽納
則其弊必至於善惡混若欲分辨則其弊必
至於言路塞惟當摠攬權綱執其兩端見賢

爲然後用之見可殺爲然後殺之推之萬事
莫不皆然今欲聽羣下之言令入侍文武諸
臣盡言不諱而武班二三人應命其他將相
一無所言豈以爲順之則福逆之則禍各自
畏罪而不敢言歟抑以予爲不肯採用而不
言歟至於予出一言皆曰可而莫敢矯其非
此豈君臣之間可否相濟期至隆平之意乎
卿等其以予言布告在位○命梁誠之盧思
愼等撰五倫錄○八月 上幸喜雨亭觀水
戰○以梁誠之爲大司憲 上諭之曰予當

語卿以八事曰風聞曰明聞曰虛聞曰實聞曰實見曰虛見曰實知曰虛知卿宜舍虛取實盡心奉公誠之對曰官吏非無用風聞無以懲惡但重事則啓聞取旨後擧劾 上可之○上與中宮王世子幸溫泉初 上令政院馳書于京畿忠清觀察使曰行幸時費入已於橫看詳定詳定外一物毋得歛民如有否者罪當不赦至是 上聞忠清觀察使金震知都事姜安重貸歛百姓狼藉行賄於宰樞鞫二人得其實遂斬震知安重以盧思愼

爲假觀察使 上語尹弼商曰祖宗朝雖有
贓汚敗露者亦未嘗置諸重典而予則當撥
亂之世不得不用重典今若徒遵 祖宗寬
典而欲求治安清泰其可得乎○大饗護行
軍兵于內庭○上至自温泉受百官賀召隨
駕宗宰設酌○上召司藝鄭自英直講俞希
益等講易夜深乃罷明日謂崔恒曰易理儘
無窮矣朝臣中有能知易理者其錄名以啓
○冬十月 上御丕顯閣 王世子侍焉召
成均生員楊守泗等十人講經書使世子執

冊曰古人云惟斅學半講問於人大有益焉
汝其問之○上召吏兵曹堂郎行親政復命
司藝鄭自英直講丘從直俞希益主簿俞鎭
就入侍論易教曰四人精曉義理吾欲寵遇
以勸諸儒也予觀易傳中程傳甚通透朱傳
或礙滯朱之不及程遠甚故予以程傳定爲
口訣四人等其以御定口訣互相論辨於是
四人等各執所見反覆不已 上樂之遂賜
從直自英玉圈網巾各一陞秩爲僉知中樞
院事從直晩年登第至是始顯 上數賜恩

寵曰古人以黄金買死馬兩人皆儒家之老
吾所以接之如此者欲待千里馬來耳尋以
御定口訣與先儒權近口訣互有異同命兼
藝文鄭蘭宗等籤標異同每於殿講時論難
是非○命禁私出入公府者以毁棄制書律
論○十一月 上謂筵臣曰曩者兼藝文等
講經書多未能通今則皆精於易理人患不
盡心耳未有不可學者也且如武人自謂非
我業而莫之學焉殊不知人而不學與禽獸
奚擇哉仍名鎭撫黄事長問所讀書以四書

一經對　上問中庸首章天命謂性及理氣先後之分事長不能對　上顧史官房貴元曰汝試言理氣先後對曰天地未判理先於氣兩儀既分氣先於理然混元之理周流無窮非理何以成氣乎又問理有善惡否對曰理無不善又問理無不善而有聖智昏愚何也對曰理譬則珠氣譬則水以明珠投之清水其光洞澈是聖智之理氣也以明珠投之濁水其光淹晦是昏愚之理氣也然亦有開明發見處四端是已因其開發而繼續光明

之則昏者可至於聖也　上曰非儒者不能
如是○十二月教曰自今巡廳分二所每所
巡將一人監軍一人同坐點檢宣傳官兵曹
鎭撫所郞廳中一人受點監軍○諭江原道
觀察使李尹仁曰本道比失農民不聊生蘇
復之本在於務農桑通魚鹽今煑鹽所用水
鐵盆百部令慶尚道鑄作輸送卿其分給嶺
東諸邑民○教曰自今凡有啓達之事當該
官吏皆親啓之予將觀其言語進退以審其
賢愚且可使公事不至稽緩也

丙戌十一年春正月 上御思政殿召三公及諸司長官示以官案俾各議其僚屬可否○上謂筵臣曰予欲使世子詣成均與諸生齒讓何如丘從直曰古有是禮鄭自英曰古今異宜不可行也 上曰世子生長深宮稼穡艱難亦未嘗知豢養之餘驕侈易生今玆齒讓之禮一以抑驕侈之心一以敎孝悌之義而自英以爲不可是欲以驕侈導世子也其可乎遂命禮曹以親祀文宣王頒周易口訣世子齒列取士開宴之意移文諸道知會○

二月教曰凡分軍命將發兵等事須考制勝
圖書凡啓下公事考啓字圖書凡問字公事
某啓公事等等考定字圖書○上嘗動駕王世
子下馬立路傍侍衛宣傳官權俶等皆下馬
趍過之 上即命下禁府教曰雲劒宣傳官
等見世子皆下馬而過此前無聞後無見之
事也夫天下人倫親與義而已親則愛義則
敬親而無義則禽獸義而無親則胡越是故
敬義立而人道固敬義廢而人道毁人道毁
則無君臣無五倫此不早修禮義任情行私

之極致古今天下日月昭界焉有出乎此者
若曰何得不敬則宗宰將相皆沒高秩何不
遍禮於大臣若曰將君我則是將心也將心
古人何以論之○三月 上與王世子幸學
謁聖如儀退御明倫堂頒親定周易口訣命
王世子齒列于諸生遂大饗諸生橫經問難
遠方儒生雲集凡三千餘人命設文武科重
試以申叔舟爲讀券官取文科初重試 上
作泮宮易齋詩五章曰予本不慣於詩而熟
聞詩言志也志者心之所之之者發之所歸

歸之所者既形則發之原者可知所貴乎詩
者吟咏自得於優游之際韻協於口義融於
心德就於身功成於國無非詩之敎也故著
泮宮易齋一篇五章會雨大作不克成禮而
還○命蠲義倉五年以上未收之穀江原道
今年田租之半○夏四月命同知中樞府事
徐居正編輯馬醫書○上御華韡堂召崔恒
韓繼禧盧思愼等講周易乾卦尋又御忠順
堂召申叔舟鄭自英論太極無極之理○命
宗廟永寧殿玉竹冊誥命每年一度本署提

調奉審○五月設文武拔英試先是文科一等稱為乙科二等稱為丙科三等稱為丁科至是依中朝之制一等稱為甲科二等稱為乙科三等稱為丙科又命遊街時文科用蓋武科用旗　上御思政殿引見一榜設酌召金守溫命進酒御製小詩一首令各和進○端午日　上御勤政門受朝參入御序賢亭召二品以上宗宰及部將鎮撫兼司僕等設酌命兼司僕等射帳宰樞金守溫以下十一人三品以下儒臣百餘人給紙筆或策或頌

或賦或詩各以所能製進○先是入啓公事
承旨及宗親承傳宦官宣傳官等分授磨勘
至是以事多淹滯命承旨摠察以啓○上以
民間利害時政得失小民不能自達命注書
史官輪日出光化門外令欲言者抽籤陳言
史官録以啓而 上親決之軍士則都摠府
郎官依此施行日以為常遂榜諭之曰京外
閑良公私賤隷欲言政治得失民間利害及
有抱屈含冤而不能自達者每日辰時詣
光化門外抽籤待問○秋七月 上出内藏

大明講解律律學解頤律解辨疑等書命大
司憲梁誠之校正分送講解律于慶尚道解
頤于全羅道辨疑于忠清道使之刊印各五
百件廣布中外○八月 上召吏曹判書韓
繼禧等議諸邑守令貪汚虐民代納等事遂
命宗親銀川君穳朝臣鄭自洋等爲問弊使
分遣諸道使之擧劾○革科田置職田○九
月 上與孝寧大君補等從容語及治道仍
作論備言爲君之道以示左右僉曰 殿下
是言萬世龜鑑也○上御康寧殿王世子與

孝寧大君補河東君鄭麟趾等侍焉召儒臣
講經書兼藝文軍資主簿趙淑講詩不辨音
訓 上哂之丘從直李壽男言淑稍習弓矢
上曰將帥須用文臣予欲得其年少者培養
卿等各舉所知遂選年少文臣之可用者三
十餘人命以侍講院說書洪貴達藝文待教
李瓊仝刑曹佐郎河叔山爲宣傳官後世文
兼宣傳官昉於此○慶尙道蔚山人金有成
將徙邊上言父年七十一母年七十皆有宿
疾臣獨子且無兒息願乞終養事下兵曹兵

曺覆啓言有成以獨子離老親徙居遐方誠爲可矜請勿令徙居從之仍命自今親年七十以上者勿徙居○冬十月命申叔舟等十二人各率郞廳一人撰諸書類聚凡十二門曰易曰天文曰地理曰醫曰卜筮曰詩文曰書法曰律呂曰農桑曰畜牧曰譯語曰籌法○十一月大司憲梁誠之上䟽曰代納之物最爲民害先取貢案一一講求水陸所産各就所有之郡定之不緊之物爲之減省擊皷之法問弊之使可謂達下情矣但抽籤多煩

瑣之事投匭皆誣搆之漸以至麾旗於闕北
哭泣於宮側亦違太平氣像其麾旗哭泣者
置之重典以杜告訐之俗平安咸吉道路遼
遠事多可慮今後兩界監兵使勿令率眷咸
興安州以北守令亦勿率眷以除民弊以為
萬世之慮兵貴精不貴多我國人民無慮百
萬戶其中控弦三十萬精兵一十萬勇士三
萬如內禁衛兼司僕別侍衛破敵軍隊騎船
軍以至雜色騎步試才者為主戶無才者為
挾戶隨闕充補使百世不易咸吉道本興運

之地 世宗朝始建五鎭以爲五大君賜鄕至今以爲美談今亦以咸興北諸郡分賜堂上官宗親爲鄕皆各置奴子一戶以固根本之地平安道則分賜親功臣及原從二品以上爲食邑如三公食邑平壤府一千戶正一品安州七百戶從一品成川五百戶正二品嘉山三百戶從二品實不食租稅仍各置奴子一戶州中之事同心布置使內外相維體統相制至于子孫亦襲其號 上納其言命兩界監司毋得率眷誡之又言 殿下聽政

之暇留神文教以易學詩文韻書字體樂譜
與夫天文風水醫藥卜筮農桑畜牧等事分
命諸臣撰次以進臣竊意史記所以考前代
之善惡爲萬世之勸戒地理所以載州郡沿
革山河阨塞蕭何以之先收圖籍蘇軾以之
詣掌作圖是誠有國之不可無也至於兵法
所以論征戰勝敗尤當撮要以訓將士者也
令以諸家兵法史記地圖並令輯錄以成一
代之典仍使殿講之日或於淸燕之暇以資
治綱目續編綱目東國史略高麗史等書進

講考前代之成敗論當今之治道焉 上謂
申叔舟曰兵法史記抄錄甚難識之所撰東
國圖經予將刊板以觀○是月日南至 上
受百官賀仍與宰相講易日暮乃罷○大司
憲梁誠之上疏曰 祖宗實錄一國萬世之
史而 太祖太宗恭靖王實錄則皆書四件
春秋館及外三史庫各藏一件 世宗文宗
兩朝實錄則只書一件藏于春秋館甚爲未
備然欲書之則事功難成幸今有新鑄小字
乞命典校署印出三件藏于外三庫但本國

書冊如實錄軍案例以鐵錫鎮其背或以綾
段粧其衣非徒誨盜猝有急遽不得措手然
又不可不曲為之慮也須令一件重大以備
小盜之偷一件輕便以備倉卒之虞而 兩
朝實錄一件業已重大矣今小字印出之三
件除鐵錫之飾綾段之衣而藏之又如 太
祖太宗恭靖王實錄亦以小字印出一件藏
之則大小之變既無所不可而事功亦可以
易成也且歲月差久文籍散失國家大典諸
臣擬議將泯沒無傳乞自壬申五月至今丙

戊十一月議政府六曹臺諫承政院文書聚
于春秋館以藝文館禄官五人兼官五人每
二人為一廳各分三年而編摩之仍令春秋
館堂上考察以為日課以成重事而外三史
庫藏書之處也然寄置官舍甚不嚴密非徒
火災可慮且有他日外寇之慮乞遣官審視
擇入烟相隔處移之以全州史庫移于南原
之智異山星州史庫移于善山之金鰲山忠
州史庫移于清風之月岳山並依寺剎例給
以位田又命近村民户守之是所謂藏之名

山之義也書籍之自中國来者雖逸猶復可求惟本國之書苟一失之無由復得乞將東國所撰諸書磨勘件數不足者或印或寫或購以成十件弘文春秋館及外三史庫各藏二件又春秋館及外三史庫文武樓内不緊書冊并皆刷出分置藝文成均館典校署以革混雜難考之弊弘文館春秋館所藏如宋元史等只有一件者率皆抄名以入直忠義忠賛衛及書房色諸司吏典就弘文春秋兩館謄寫或以本文分送于下三道令界首官

監掌傳寫或於中外購求以備三件藏之書
冊板本京中則典校署掌之外方則別無所
掌既不知某書可印又不能檢擧而修補之
甚爲不可乞令政院下書八道如某郡某某
書板凡幾張又板之刓朽與否一一開寫仍
以常楮各印一件上送其刓朽不用者外使
守令解由傳授而典校署考察焉銃筒謄錄
國家秘書而春秋館有一件文武樓有二十
一件軍器監有幾件萬一奸細偷之因以爲
利則東南之害不可勝言乞以諺書書寫內

外史庫各藏三件弘文館三件堅封着押其
漢字書寫者並皆燒毀以爲萬世之慮今後
典校署印出書冊例將十件弘文館藏二件
春秋館外三庫典校署文武樓藝文館成均
館各藏一件焉○賜登俊試恩榮宴于議政
府遣承旨宣醞○十二月命宗學導善李孟
賢藝文館奉教成俔承文博士李德崇等讀
大明律以律學之不明也

丁亥十二年春正月 上以王世子生辰與
中宮宴內宗親及諸臣于康寧殿名崇義殿

副使王循禮與宴謂循禮曰此在坐者皆予臣僚爾則前代之裔當待以賓禮仍命坐二品之列令進酒曰先代之後古有欲盡殲無遺者予則不然隆爵厚祿以奉先祀期與咸休爾宜檢束以世厥家詩云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此之謂也循禮在麻田持身不謹故戒之仍命進秩○上御華韡堂命龜城君浚等肄習陣法以兼司僕爲一廂內禁衛爲一廂摠百有餘人用羽箭竹槍馳逐擊刺以決勝負又列陣勢周匝宮城用形名招兼司僕等

而諭之曰爾等精銳今可以一當五更加訓鍊期以一當十也○賜河東府院君鄭麟趾几杖舊制文武官一品年七十者賜几杖以扶老此法中廢至是復之○上謂都摠管尹士昕曰自古外戚未有不敗其身者汝以椒房之親無他異能位至卿相富貴已極當尋常戒懼早以自牧慎勿驕人爾雖不驕人自敬之士昕頓首謝諸臣咸曰 上教非徒外戚所當服膺在廷諸臣亦當銘佩 上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勞其筋骨苦其心

志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予以此語朝夕
誨世子大抵人君或長於深宮之中或起於
草昧之際其道不同日者有一公事予故爲
謬書以示政府詳定所承政院皆曰誠如
上教此豈君臣相須之道乎昔之昏主有告
者曰餅生於樹麥熟於冬皆曰是予豈若是
主哉○命王世子臨决庶事時　上不豫慮
國事多淹滯命承政院非關禀旨常行公事
使申叔舟韓明澮等議于　世子施行○三
月　上召儒臣等講論性理崔延命金壽康

對稱旨即除宣傳官 上謂鄭自英曰諫官言事類皆是古非今自英稽首曰無傷也臣諫君雖曰無若丹朱傲可也 上以為然○上親製窺衡及印地儀蓋量地遠近之儀象也遂作印地儀頌曰數始於一終於十百千萬億無窮極陰陽由是相交媾萬化紛紛世道立天文地理卜筮學吉凶消長悉前察緣故偶作印地儀尋山覓水可準則中極不動射四六四正分布居四極趣正尺寸知交度節變遠近量圖局回轉相照又相承巨細無

遺能事畢於是召藝文儒臣示之儒臣等無一曉其義者惟司藝俞希益直講金紐等稍知梗槩○夏四月罷左右鷹坊 上謂宗宰曰予於酒荒色荒本無有也但於禽獸則不能無玩好之心無益也即罷鷹坊○命都承旨尹弼商掌刑房初弼商掌吏房適値日寒預錄在囚之數置諸袖夜深 上趣召弼商入問獄中輕重囚幾何弼商對甚悉 上喜曰此吾實臣也命仍掌刑房○罷諸營繕以旱也○五月前會寧節制使李施愛與其黨

施合擧兵及命龜城君浚爲咸吉江原平安
黃海四道都摠使曹錫文爲副魚有沼爲大
將往征之起復許琮爲咸吉道節度使左承
旨魚世恭陞秩爲咸吉道觀察使協力勦賊
施愛吉州人也詐稱節度使康孝文與觀察
使申㴐及㴐父叔舟謀爲不軌以撓民心遂
乘夜襲殺孝文又誘咸與民作亂殺㴐遣其
黨詭告二人不軌於朝廷朝廷莫測其端倪
會富寧府軍官成以乾密遣知印李克枝從
間道具啓施愛叛逆狀 上大驚召綾城君

具致寬都承旨尹弼商等議之命浚等出征授以方略○六月下申叔舟韓明澮于獄既而釋之 上以二人有專擅之失命繫獄旋察其非罪釋之與議國事如初臺諫交章論之 上召大司憲梁誠之試令數其罪誠之歷數叔舟之失叔舟頓首謝 上曰予榮衛纔調方欲與大臣歡何發此言然敢言極諫予甚嘉之行當論賞以奬忠直賜緞一匹誠之出 上顧謂叔舟曰諫䟽又必至矣○上謂世子曰汝所先務者博學問敬大臣二

者而已博學問則德崇業廣敬大臣則高而不危反是身必災國必喪汝宜早以自牧學于古訓○教禮曹曰今所揀文臣一百七人分授易易學啓蒙禮記周禮左傳綱目宋元節要杜詩李白東坡莊子列子立期限讀畢○命親征李施愛 上幸慕華館大閱將士分爲九衛司僕一內禁衛二獅子衛三控弦衛四左射隊五右射隊六壯勇隊七彎強隊八破敵衛九五部東西南北中部以所居應募者屬焉百官軍兵願從者皆戎服視事命世子就思政殿月廊與大臣同議國政下諭諸道徵兵○秋七

月四道都摠使龜城君浚等大破李施愛兵斬施愛于軍前傳首京師北關平浚等至北以逆順榜諭北民魚世恭躬率數吏遍行村里招徠安集魚有沼許琮及節制使康純與施愛大戰于洪原又戰于北青又戰于曼嶺賊乘高據險矢下如雨官軍不得上相持有日會親征教至純歎曰吾輩不肖以賊遺君仍泣下士卒皆感憤扼腕有沼乃以小舟載精兵盡衣青衣與草木混色由海曲攀木緣崖繞出上峯俯賊背鼓譟嶺下軍亦蒙楯蟻

附西上賊大驚盡潰施愛逃去官軍欲追之琮曰自古元戎失勢其下相圖施愛之頭將至矣施愛走吉州盡收婦女財帛欲入虜中州人許由禮誘賊黨李珠黃生縛施愛至軍前斬之獻馘于朝 上愍北方官吏死於賊者命致祭錄用其子孫○命魚有沼康純等移軍討斬建州衛李滿住時明遼東百户白顒賫勅諭令夾擊滿住遂遣有沼等率衆萬餘渡鴨綠江攻破兀彌府諸寨斬滿住及其子古納哈打肥剌等燒廬舍禽人畜悉歸上

國被虜男女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某年月日朝鮮大將魚有沼滅建州而還捷聞 上遣使獻俘于京師○上謂弼善鄭孝常曰昔在 世宗朝 文宗爲世子書筵官崔萬理朴重林等見 世子小失必極諫之今未聞然諂之甚也且如世子或事弓矢何不曰文武雖不可偏廢未若偃武而修文也乎仍顧世子曰儒者不可不敬予與儒者談論時以爲迂者蓋戲之耳汝勿信聽此言儒有君子儒有小人儒君子儒尊重禮接猶恐或忽況

慢之乎○上召申叔舟等議事謂世子曰財貨者天下之大命苟濫用之則竭矣叔舟曰是故其名謂之泉貨以其濫用則竭也 上曰今緇衣之徒爲國蠹賊恃予撫護與民橫逆使百姓愁苦怨毒汝不可不知也又曰撫御得則能保其國家撫御失則反不如一步卒之賤矣○九月龜城君浚等班師錄敵愾功進爵有差賜鐵券○上召申叔舟等議造兵船漕船制度遂命叔舟往麻浦行船以試之命除公私賤運米咸吉道者從良之法○

冬十一月 上御寶慶堂召諸宰樞命丘從直主理學梁誠之徐居正洪應主史學互相論難 上曰理學之中該史學之理史學之中具理學之趣仍問從直曰人性之內善固有之惡亦有之乎從直不能對

戊子 十三年春正月 上御苑觀農○三月教司憲府曰奔競之禁本為昏夜乞哀者設也邇來科禁太嚴朋友親戚隣里慶吊迎餞之禮在人情不可無者而一切禁之是絶人之道也今後宰相家蹤跡詭秘者外勿禁可也

○夏四月 皇帝遣太監姜玉等降勅褒諭
討平李滿住之功賜白金綵緞紋繡西洋布
又賜魚有沼白金表裏○六月 上謂世子
曰爲國之道必內外相資然後乃致治平內
虛外實不可也外虛內實亦不可也曩者李
施愛之亂一道靡然若非龜城則焉有今日
是故宗室親戚分布內外列于朝廷則國家
維持之術也○成均進士宋希獻䟽陳時弊
數十條 上覽之御書其尾曰汝言皆徵諫
引而不發必懼予惡聞耳我則不然常責不

聞之咎切求忠讜之說聽汝寄寸恨我晩遇
汝之所陳無一不中吾失者爾體此意益勉
補闕即以書示世子及承順君等曰希獻眞
寄寸也予將大用且命議其可行者以啓○
諭八道觀察使兼役之弊無法之稅親行訪
問一一以聞○秋七月命 王世子叅決庶
務時 上有疾弗豫召蓬原君鄭昌孫等入
內諭以世子叅決之意仍教曰予以不次猥
受丕基無寸無德變古政尚多軍籍戶牌徙
居大典等事一時並舉至於北征西征兵師

不絶是皆小民之怨咨也民心不靜天心何安近日欲傳位者予病今五六載上則廢祭祀下則未習陣國事陵夷既久今又得重疾自知難瘳柩前即位哭泣之間吉凶相雜甚不可也且予禪讓之後得瘳此疾則雖一日得享優游之樂故予心決定必欲行之卿等據大義固請故不獲已乃止今更思之慚愧無地自今以後卿等分四番詣闕與世子議定庶事於是命鄭麟趾具致寬洪允成金礩為一番鄭昌孫沈澮曹錫文金國光為二番

申叔舟朴元亨洪達孫盧思慎爲三番韓明澮崔恒康純爲四番○命曹錫文盧思慎撰北征録○名梁誠之李石亨等講律呂新書○八月命構無逸殿于昌德宮後苑將欲傳位而頤養也○上出前後御製詩命梁誠之捜輯申叔舟抄刪教曰 祖宗詩及予所製詩將欲刋板以觀○九月 上傳位于王世子時 上疾益劇召禮曹判書任元濬諭以傳位之意仍命辦具諸事鄭麟趾等以爲不可 上怒曰運去英雄不自由卿等欲違予

志是趣我命也即令中官取冕服親賜世子
世子即位尊 上爲太上王

國朝寶鑑卷之十三